

与我女儿谈经济 或者， 资本主义是 如何运作的—— 及其失败

TALKING TO MY DAUGHTER ABOUT
THE ECONOMY OR,
HOW CAPITALISM WORKS—AND
HOW IT FAILS

YANIS VAROUFAKIS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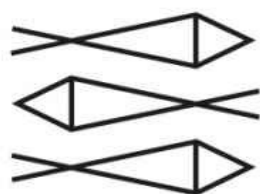


Table of Contents

项目介绍	1.1
作者简介	1.2
译文	
序章	2.1
第一章 ·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2.2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2.2.1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土著没有入侵英格兰？	2.2.2
市场是另一回事，经济又是另一码事	2.2.3
两次飞跃：言说和剩余	2.2.4
写作	2.2.5
债务，货币，和国家	2.2.6
官僚机构，军队，教会	2.2.7
科技与生物化学战争	2.2.8
回到问题：为什么是英国入侵澳大利亚而不是反过来？	2.2.9
另一种不平等	2.2.10
不平等作为自我延续的意识形态	2.2.11
第二章 · 市场社会的诞生	2.3
市场社会的诞生	2.3.1
两种值	2.3.2
一切都被商品化	2.3.3
一个与市场逻辑完全脱节的世界	2.3.4
市场社会的起源	2.3.5
全球贸易	2.3.6
工厂：历史中的灰色实验室	2.3.7
伟大的矛盾	2.3.8
“金钱让世界运转！”	2.3.9
第三章 · 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2.4
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2.4.1
大逆转	2.4.2
财富和竞争	2.4.3
浮士德博士 vs. 艾比纳瑟·斯克鲁奇	2.4.4
第四章 · 银行业的黑魔法	2.5
银行业的黑魔法	2.5.1
创业者如时间旅行者	2.5.2
银行家作为时间旅行的代理	2.5.3
事故	2.5.4

国家的新角色（不太新）	2.5.5
银行家与国家：毒瘤般的关系	2.5.6
无法偿还的债务	2.5.7
必要的寄生虫	2.5.8
公共债务：机器中的幽灵	2.5.9
但还有更多……	2.5.10
第五章·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2.6
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2.6.1
失业否认者	2.6.2
鹿，兔子，以及乐观的力量	2.6.3
为什么劳动不像房屋、汽车或西红柿	2.6.4
劳动与金钱：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	2.6.5
劳动与金融市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2.6.6
人类因素	2.6.7
第六章·闹鬼的机器	2.7
闹鬼的机器	2.7.1
弗兰肯斯坦综合症	2.7.2
《黑客帝国》和卡尔·马克思	2.7.3
伊卡洛斯症候群	2.7.4
反抗永远不会徒劳	2.7.5
机器奴隶还是机器主人？	2.7.6
交换价值的秘密：人类	2.7.7
希望的来源	2.7.8
一个新的和不同的伟大变革	2.7.9
第七章·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2.8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2.8.1
套利	2.8.2
致癌货币的出现：香烟	2.8.3
货币的交换价值：战俘营中的通货膨胀与紧缩	2.8.4
利率：资金的价格在营地	2.8.5
高期望	2.8.6
从香烟到政治资金	2.8.7
战俘营经济与货币化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2.8.8
去政治化的尝试：比特币	2.8.9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结论	2.8.10
第八章·愚蠢的病毒？	2.9
愚蠢的病毒？	2.9.1
交易价值 vs. 地球	2.9.2
白痴：原本含义	2.9.3
私有利益与行星利益能否结合？	2.9.4

“求更多的市场！”	2.9.5
市场解决方案的讽刺	2.9.6
唯一的实际解决方案：真正的民主	2.9.7
终章	2.10
终章	2.10.1
逃生口	2.10.2
超乎满意	2.10.3
自由与市场	2.10.4
意识形态	2.10.5
数学与神学	2.10.6
阿基米德之跃	2.10.7
原文注释	2.11
翻译词汇表	2.12

与我女儿谈经济

开始阅读：【[在线版](#)】【[下载版](#)】

0x00 如何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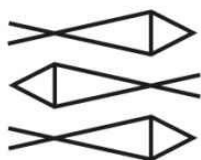
- 【PC/手机】用户均可从这个链接[直接阅读](#)
- 【手机】用户若加载时间过长，也可以阅读纯文字版：
 - (1) [注册](#) 一个 Github 账号
 - (2) 点击此项目仓库([ttmdate-web](#))右上角的 **Star** 和 **Fork** 按钮
 - (3) 从 Google/App Store 搜索并安装 APP 【Github】并登录
 - (4) 在【仓库】中找到 [ttmdate-web](#)，点击打开
 - (5) 点击【浏览代码】可打开仓库文件，在路径 `gitbook/markdown/zh` 下即为各个章节的内容
- 希望热心的读者能积极参与纠错、反馈阅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电报群：[未竟共同体](#)

0x10 内容预览

与我女儿谈经济 或者， 资本主义是 如何运作的—— 及其失败

TALKING TO MY DAUGHTER ABOUT
THE ECONOMY OR,
HOW CAPITALISM WORKS—AND
HOW IT FAILS

YANIS VAROUFAKIS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0x20 项目简介

这是《与我女儿谈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及其失败》WEB版的汉化项目，也是[re0-web](#)的一个fork。目前每个章节的完整汉化流程包括：

1. 翻译（英 -> 中）
2. 润色（使得上下文表达语句意思更贴近中文环境）
3. 校对（专有名词修正、所有章节一致化）
4. 编排（文档格式）

这是一个知识开源计划的试水项目。翻译环节用的是[电子书翻译器 \(ETCP\)](#)的自定义引擎(Qwen2)+自定义词汇表，润色和校对环节需要每个读者的参与和反馈 (欢迎提issue/开discussion讨论译法)、优化排版和修复注释链接 (欢迎直接pr)。

更多翻译详情请见[译者注释](#)

看中译本还不如直接看机翻的呢，高手都是读机翻的。

——张正午

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机翻文本作为开源翻译的基底，本项目参考了拉黑字幕组译作中的用语习惯，制作出上千行的自定义词汇表以确保专业术语的翻译准确性，而非[沉浸式翻译](#)那种无脑机翻。在对比过谷歌翻译、DeepL和各种语言模型之后，最终选择用Qwen2翻译基础文本，再人工进行校对的方式生成了可读性较高的翻译结果。

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们对软件排错有着完全对立的认识。我从Linux的经验出发，证实了这样一个命题：“只要眼睛多，bug容易捉。”

——Eric S.Raymond 《大教堂与集市》

在未来，绝大多数商业公司/出版社所采用的“大教堂”模式将被开源世界采用的“集市”模式所取代。这个变革不应局限于软件行业，也应燎原于文化行业。让书友们像程序员给软件源代码排错那样，来校对自由开源的电子书吧！

0x30 相关资源

- 瓦鲁法基斯
 - Eye Of The Storm Podcast
 - DiEM25
 - 【中英双语字幕】齐泽克 &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政治经济学&希腊-欧洲政治等 Festival INDIGO 2021
 - 【讲座】瓦鲁法基斯——资本主义的败北（2018）
 - 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对话乔姆斯基——美欧经济与未来（2016）
 - Europe is Kaput. Long live Europe! | Slavoj Žižek, Yanis Varoufakis and Julian Assange
- 蓝江
 - 【九月昴丛书42】技术封建主义
 - 从技术加速到云租金——如何思考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 [Re0：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WEB版）](#)
- [电子书翻译器 \(ETCP\)](#)
- [翻译的现代性：译者任务、机械复制时代与文本星丛 S2EP24 - 例外状态 State of Exception](#)
- [Vol 27 “翻译”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 - 歧义 Disagreement](#)

0x40 许可证和版权

代码基于GNU通用许可协议第三版发布：[GPLv3](#)

这是自由软件：你可以自由地修改和重新发布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提供任何保证**。

0xF0 致开发者

此项目是利用 [Honkit](#) 搭建的，同时兼容在 [Github Pages](#) 和 [本地（线下）](#) 运行。

关于 [本地](#) 环境的搭建可见 [honkit-docker-support](#) 的说明

作者简介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是希腊的前财政部长，也是国际草根运动DiEM25的联合创始人，该运动正为欧洲的民主复兴而战。他是国际畅销书《房间里的大人》、《弱者必须承受这一切吗？》和《全球牛头人》的作者。在多年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任教后，他目前是雅典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章节	翻译进度	润色进度	粗校进度	精校进度
序章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一章·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二章·市场社会的诞生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三章·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四章·银行业的黑魔法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五章·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六章·闹鬼的机器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七章·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全部	无	全部	无
第八章·愚蠢的病毒？	全部	无	全部	无
终章	全部	无	全部	无

序章

这本书起源于2013年我希腊出版商的邀请，直接与年轻人讨论经济问题。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坚信经济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经济学家。

如果我们想要建造一座桥梁，最好让专家，即工程师来完成。如果我们需要手术，最好找外科医生来操作。但在一个美国总统对科学发动公开战争，而我们的孩子避开科学课程的世界里，普及科学的书籍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公众对科学的广泛认识，为科学界提供了一层保护，因为科学界必须生产出社会所需的专业人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这本小册子与那些书籍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经济学的教师，我一直坚信，如果你无法用年轻人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经济，那么，你实际上就是个无知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自己职业中一个令人回味的矛盾，这加强了 my 信念：经济模型越是科学化，它们与现实存在的经济体系的相关性就越小。这恰恰与物理、工程学以及其他真正科学领域的情况相反，在这些领域中，科学的精密度越来越高，我们对自然界实际运作方式的了解也就越深入。

这本书之所以尝试与经济学普及化相反，是因为如果它成功了，就能激发读者自己掌握经济，并让他们意识到要理解经济，就必须明白为什么自封的经济专家，即经济学家，几乎总是错误的。让每个人都能够权威地谈论经济，是建立一个好社会和实现真正民主的前提。经济的起起落落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它的力量让我们的民主显得可笑；它的触角深入到我们的灵魂中，塑造了我们的希望和抱负。如果我们听从经济专家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将所有重要的决定交给了他们。

我同意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女儿，西妮娅，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是一个常在的缺席。她住在澳大利亚，而我住在希腊，我们要么相隔遥远，要么在一起时，数着直到下一次分离的日子。像对她说话一样，谈论时间稀缺从未允许我们讨论的事情，感觉不错。

写这本书是一场乐趣。这是我唯一写过的一部没有脚注、参考文献或学术或政治书籍附带的冗余内容的文本。与那些“严肃”的书籍不同，我用母语写作。事实上，我只是坐在我们的爱琴海岛屿家中，俯瞰着萨罗尼克湾和远处的伯罗奔尼撒山脉，让书自己写出来——没有计划、临时目录或蓝图来引导我。花了九天时间，其间穿插着偶尔的游泳、乘船旅行或与我宽容且无比支持我的伴侣达娜的外出活动。

一年后，这本书在希腊出版，生活发生了改变。希腊和欧洲经济的崩溃将我推入了一个部长职位的兔子洞，其中充满了选民和全球寡头之间的巨大冲突。与此同时，由于我的新角色，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其他许多地方拥有了大量读者。唯一没有翻译成的主要语言是英语。

现在，在Jacob Moe的帮助下，他从原始的希腊文翻译过来，以及在英国企鹅兰登书屋办公室的好同事，尤其是Will Hammond，这本书以我通常使用的语言呈现。紧随另一本书《房间里的大人》之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异常痛苦，因为它记录了2015年那些创伤性的事件，将这本书改写成英文版，对我来说是一种疗愈：逃离陷入崩溃和淹没经济漩涡中的困境。这让我得以回归到那个曾经在宁静中写作，不受媒体持续攻击的自己，做我一直以来热爱的事情：寻找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以发现我真正的想法。

我们的日常交流中，关于当下问题的讨论往往偏离了核心议题：资本主义。2017年7月我在埃吉纳工作期间的一周，再次面对着同样的海和山，我更喜欢不讨论脱欧、希腊退出、特朗普、希腊和欧洲经济危机，而是与女儿进行抽象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毕竟，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兽，一切都没有意义。

看了我刚才写的，读者可能会对书中没有提到“资本”或“资本主义”感到惊讶。我之所以不使用这些词，并不是因为它们有问题，而是因为它们承载着沉重的负担，妨碍了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因此，我用“市场社会”这个词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资本”这个词上，你会发现更常见的词汇，如“机器”和“生产资料”。如果我们可以避免使用行话，为什么还要使用呢？

回顾我的影响和来源，我有一个坦白：这本书，因为它被写成一种纯粹的内心流露，只持续了九天，充满了从1980年代初开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识地收集、借用和掠夺的想法、短语、理论和故事，这些都塑造了我的思考，并帮助我设计教学工具，唤醒学生和听众的活力。完整的列表是不可能的，但以下是一些我想到的例子。

除了文中提及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以及那些让我难以理解当今世界的科幻电影之外，我还要提到四本书：杰瑞德·戴蒙德的《枪、病菌与钢铁》，它支撑了第一章的故事，解释了巨大不平等的出现，最终导致了种族刻板印象的形成；理查德·蒂特默斯的《礼物关系》，其中讨论了在分数的观念下，血液市场首次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变》中发展；罗伯特·希尔布罗纳的壮丽之作《世俗哲学家》；以及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偿还》，我毫不保留地推荐这本书，我认为它是关于债务所写得最好的，也是最有趣的书。

最后，我不能不提到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这个幽灵，古雅典悲剧作家的戏剧艺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所谓的组成谬误的临床剖析，以及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讽刺和洞见。他们的故事、理论和痴迷，一直萦绕在我的每一个思考中，包括在这本书中阐述的那些。

第一章 ·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 序章
-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土著没有入侵英格兰？
- 市场是另一回事，经济又是另一码事
- 两次飞跃：言说和剩余
- 写作
- 债务，货币，和国家
- 官僚机构，军队，教会
- 科技与生物化学战争
- 回到问题：为什么是英国入侵澳大利亚而不是反过来？
- 另一种不平等
- 不平等作为自我延续的意识形态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所有婴儿出生时都是赤裸的，但很快，一些婴儿会穿上在最好时装店购买的昂贵衣物，而大多数婴儿则穿着破旧衣物。长大一点后，有些人每次收到亲戚或教父母送来的更多衣物时都会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更喜欢其他礼物，比如最新的iPhone，而另一些人则梦想着有一天能穿着没有破洞的鞋子去上学。

这种不平等定义了我们的世界。从小你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它并不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说实话，我们送你去的学校并不是那些被剥夺生活或暴力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而世界上大多数孩子的处境正是如此。最近，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平等，爸爸？人类就这么愚蠢吗？”我的回答没有让你——甚至我自己——满意。所以请让我再尝试一次，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问题。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土著没有入侵英格兰？

在悉尼长大，你的老师们花费了许多小时和课程，让你和你的同学们了解到“白人”澳大利亚对国家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的可怕不公；他们辉煌的文化，被白人欧洲殖民者踩在脚下长达两个多世纪；以及他们仍然生活在这些世纪的暴力、盗窃和羞辱导致的惊人贫困条件。但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是英国人入侵澳大利亚，就像那样夺取土著人的土地，几乎在过程中消灭了他们，而不是反过来？为什么没有土著战士登陆多佛，迅速进军伦敦，杀害任何敢于反抗的英国人，包括他们的女王？我敢打赌，你学校里的任何一个老师都不敢提出这个问题。

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谨慎地回答，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接受这样的观点：欧洲人最终更聪明、更有能力——这正是殖民者当时所持的看法，或者认为土著澳大利亚人是更好的、更善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成为残酷的殖民者。即使这是真的，第二个论点实际上与第一个论点没有太大区别：它说白人欧洲人和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存在某种本质上的不同，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或如何不同，并且没有什么比这种论点更能对土著澳大利亚人和其他人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了。

这些论点必须被制止，仅仅是因为它们可能源自你的内心，诱惑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历史的受害者们之所以遭受了这一切，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

所以，原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之间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逐渐演变成一个更加阴暗的问题：“难道不是因为某些群体的人更聪明，因此也更具能力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在悉尼的街头，你从未见过你在泰国访问时遇到的那种贫困呢？

市场是另一回事，经济又是另一码事

在你成长于西方繁荣的泡泡中，大多数成年人会告诉你，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体系薄弱——无论那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会告诉你，你所在社区中的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出售的东西，其他人真正需要的——简而言之，他们无法向“市场”提供任何东西。

这便是我为何要与你谈论所谓“经济”：在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里，关于为何有些人贫穷而有些人却极其富有的讨论，甚至是为何人类正在破坏地球的讨论，都围绕着这个被称为“经济”的事物。经济与另一个被称为“市场”的事物相关联。为了在人类的未来中拥有发言权，你无法在听到“经济”或“市场”这样的词时选择闭上眼睛并关闭思考。

所以，让我从一个常见的错误开始，很多人都认为市场和经济是一回事。他们不是。那么市场是什么呢？市场是交换的车。在超市里，我们用钱来换取商品，卖家——超市的所有者或从收银机中得到钱的员工——后来用这些商品换取他们想要的其他东西。在钱被发明之前，交换是直接的：一个香蕉直接换一个苹果，或者可能是两个苹果。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市场甚至不必是一个物理空间，就像当你让我在iTunes上为你购买应用或从亚马逊购买黑胶唱片时。

显然，自从我们还在树上生活，甚至在我们学会种植食物之前，就已经有了市场。第一次，我们的祖先提议用一个香蕉交换其他水果，某种形式的市场交易就在空气中。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对于经济的形成，还需要其他东西：超越仅仅从树上采集香蕉或狩猎动物的能力——一种生产食物或工具的能力，没有人类劳动，这些是不存在的。

两次飞跃：言说和剩余

八万两千年前，人类迈出了第一次重大飞跃：我们利用声带，能够说话，超越了无法表达的呼叫声。七万年后（也就是一万两千年前），我们迈出了第二次重大飞跃：我们成功地耕种了土地。我们说话和生产食物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大声谈论并消费环境自然提供的（野味、坚果、浆果、鱼类）——催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

在人类“发明”农业十二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那一刻视为真正的历史时刻。人类第一次不再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而是经过巨大的努力，学会了让土地为自己生产货品。但这是否是一个充满喜悦和自豪的时刻？完全不是！人类学会耕种土地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正在挨饿。在他们用聪明的狩猎方法捕杀掉大部分猎物，人口迅速增长，以至于树木的产量不足时，人类被迫因为迫切的需要而采用耕种土地的方法。

就像所有的科技革命一样，这不是人类有意识决定开始的。在人类可以避免的地方——比如在澳大利亚，大自然提供了足够的食物——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在人类原本会灭亡的地方，农业开始发展。逐渐地，通过实验和观察，让我们更高效地耕作的技术得到了进化。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我们发展出生产食物的方法，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第一次，农业生产创造了真正经济的基本元素：剩余。

剩余最初指的是在满足自身需求并替换掉用于种植的种子后，土地上剩余的任何农作物产物。换句话说，剩余是允许积累和未来使用的额外部分——例如，为了“雨天”（如果下一次收获被冰雹破坏）而保存的冬小麦，或者作为来年额外的种子种植，增加产量，而剩余在未来几年中也会发挥作用。

你应该注意两点。首先，即使猎人、渔民和采集者超级高效，狩猎、捕鱼和采集自然生长的水果和蔬菜也无法产出剩余。与玉米、稻谷和大麦等可以保存得很好的谷物不同，鱼、兔子和香蕉很快就会腐烂或变质。第二，农业剩余的生产孕育了改变人类历史的奇迹：书写、债务、货币、国家、官僚机构、军队、教会、技术，甚至第一次生物化学战争。让我们一一探讨这些奇迹。

写作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最早的书写形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但他们记录了什么？每个农民存放在共享粮仓中的粮食数量。这很合逻辑：每个个体农民很难自己建造粮仓来储存他们的剩余，如果有一个由守卫监管的共同粮仓，每个农民都可以使用，那就更简单了。但这样的系统需要某种收据，例如，通知说纳布克先生在粮仓中存入了一百磅粮食。确实，书写最初是为了解决这些会计记录的保存问题——让每个人都能证明他们在共同粮仓中储存了什么数量。不难发现，那些无需发展农业耕作的社群——在野生猎物、坚果和浆果从未短缺的地方，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和南美洲的土著社区——只保留了音乐和绘画，而没有发明书写，这并非偶然。

债务, 货币, 和国家

会计记录了我们朋友纳布克先生的麦子数量, 这是债务和货币的起源。考古发现显示, 许多工人因在田间劳作而获得的报酬是以刻有表示统治者欠下他们谷物磅数的贝壳形式支付的。由于这些贝壳所指的谷物数量往往还未收获, 因此贝壳代表了工人对统治者的债务。同时, 贝壳也是一种货币形式, 因为工人可以将它们兑换为他人生产的产品。

但最有趣的发现与金属货币的首次出现有关。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为了交易而发明的, 但这并不是事实。至少在美索不达米亚, 不存在的金属货币被用于书面记录中, 以表达农场工人应得的多少。例如, 会计日志会记录: “纳布克先生已收到价值三个金属币的谷物。”尽管这些金属币尚未铸造, 可能还要许多年才能铸造。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用于促进实际交易的想象形式的货币, 是一种虚拟货币。所以当人们告诉你今天的经济与过去经济非常不同, 引用了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虚拟支付时, 告诉他们这并不是新的, 虚拟货币自经济被发明以来就存在了, 这是在一万两千年前的农业革命和第一个剩余的创造之后。

事实上, 即使在金属货币被铸造出来时, 它也往往太重而无法流通。因此, Nabuk先生所欠的谷物的价值是以一块大铁块的重量为比例来表达的。无论如何, Nabuk先生从不随身携带金属货币, 他只携带一张欠条, 通常是以贝壳的形式, 上面写着表示磅数的谷物或一块大型、不可移动的铁块的股份。

关于虚拟货币和这些欠条, 它们要发挥作用, 需要极大的信任。Nabuk先生必须相信——他必须有信任——粮仓管理者愿意在粮食生产后给他应得的粮食。其他人也必须有同样的信任, 才能接受Nabuk先生的空壳欠条, 用石油、盐或劳动力来帮助他建造小屋。这就是“信用”这个词的起源: 它源自拉丁语credere, 意思是“相信”。

为了使这种信仰得以存在并赋予货币价值, 人们需要知道它们是由极其强大的人或事物担保的。这可能是从神明后裔中诞生的统治者, 是一位拥有王室血统的强大国王, 或者后来类似于国家或政府的存在: 一个可以信赖的权威, 即使个别统治者去世, 也能在未来拥有权力, 将纳布克先生的谷物份额进行补偿剩余。

官僚机构, 军队, 教会

债务、货币、信仰和国家息息相关。没有债务，管理农业剩余就没有容易的方法。随着债务的出现，货币繁荣起来。但为了货币有价值，需要一个机构，即国家，使其值得信赖。当我们谈论经济时，我们就是在谈论：在拥有剩余的社会中出现的复杂关系。

当我们审视这些关系时，会发现没有剩余，国家的诞生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需要官僚来管理公共事务，警察来保护财产权，以及统治者——无论是好是坏——都要求高生活水平。没有足够的剩余来维持这些人，而无需他们耕作，上述任何一项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组织化的军队，也无法存在——没有组织化的军队，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由此扩展到国家的权力，都无法得到实施，社会的剩余将更加容易受到外部威胁。

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形成得益于农业剩余，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对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需求。同样适用于教会。教会？是的，剩余孕育了有组织的宗教！让我们看看为什么。

历史上，所有由农业社会产生的国家都以极其不平等的方式分配了剩余，这有利于社会、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尽管这些统治者很强，但他们从未强大到足以对抗绝大多数贫困的农民，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推翻剥削性的制度。那么，这些统治者是如何维持他们的权力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剩余，不受大多数人的干扰呢？

通过培养一种意识形态，使得大多数人都深信只有他们的统治者才有权利统治。他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地面上的情况反映了一种神的秩序。任何反对他们的人与神的力量意志相冲突，威胁着让世界失控。

没有这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力量就没有生存的机会。正如国家必须永恒存在，以生存于统治者的死亡之上，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支柱也需要制度化。执行和建立服务于这一目的仪式的人们是僧侣。

没有大量的剩余，就无法建立具有复杂神职人员层级的宗教机构，因为所谓的圣人们并没有生产任何东西。同时，如果没有组织化的宗教，统治者对剩余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会非常不稳定，容易引发大多数人的起义，而这些人获得的剩余份额通常很小。这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国家和教会是一体的。

科技与生物化学战争

人类的大脑在农业生产的兴起之前就已经推动了技术革命，例如，火的发明、从矿石中提取金属以及澳大利亚土著人非凡的回旋镖。但农业剩余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发展，因为它同时产生了新的技术需求——需要犁和灌溉系统，并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强大的人手中。农业革命将人类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了能够建造壮丽的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和印加神庙的水平，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成千上万奴隶的帮助。

但剩余还会产生致命的细菌和病毒。当成吨的小麦堆放在缺乏基本废物处理系统的城镇和城市中的公共粮仓中，周围聚集着大量的人和动物时，结果就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在这里，细菌和病毒迅速发展和繁殖，并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人类的身体没有进化来应对这些毁灭性疾病的后果，起初许多人因此死亡。但慢慢地，经过几代人的适应，这些社会的居民学会了应对霍乱、伤寒和流感，并对它们产生了更强的抵抗力。

当然，当他们遇到尚未发展农业生产的部落和社区时，由于他们身上携带了数百万种致命微生物，一个握手就足以消灭大部分部落成员。事实上，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从入侵欧洲人携带的细菌和病毒中死亡的原住民人口比死于大炮、子弹和刀剑的人多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欧洲掠夺者甚至故意进行生物化学战争：有一次，当一群欧洲殖民者故意在毯子中播种天花病毒并将其提供给美洲原住民部落时，该部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上，所有由农业社会产生的国家都以极其不平等的方式分配了剩余，这有利于社会、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尽管这些统治者很强，但他们从未强大到足以对抗绝大多数贫困的农民，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推翻剥削性的制度。那么，这些统治者是如何维持他们的权力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剩余，不受大多数人的干扰呢？

通过培养一种意识形态，使得大多数人都深信只有他们的统治者才有权利统治。他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地面上的情况反映了一种神的秩序。任何反对他们的人与神的力量意志相冲突，威胁着让世界失控。

没有这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力量就没有生存的机会。正如国家必须永恒存在，以生存于统治者的死亡之上，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支柱也需要制度化。执行和建立服务于这一目的仪式的人们是僧侣。

没有大量的剩余，就无法建立具有复杂神职人员层级的宗教机构，因为所谓的圣人们并没有生产任何东西。同时，如果没有组织化的宗教，统治者对剩余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会非常不稳定，容易引发大多数人的起义，而这些人获得的剩余份额通常很小。这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国家和教会是一体的。

回到问题：为什么是英国入侵澳大利亚而不是反过来？

回到我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英国人入侵澳大利亚，而不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入侵英格兰？更广泛地说，为什么所有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出现在欧亚地区，而不是非洲或澳大利亚？这与DNA有关吗？当然不是。答案就在刚才我告诉你的内容中。

我们看到了在开始时……是剩余。从农业的剩余中，产生了文字、债务、货币和国家——从这些经济活动中，技术与军队也应运而生。简单来说，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土地的特性和气候——意味着农业、剩余及其相关领域以强大的力量发展起来，导致了国家统治者指挥装备有如枪械等技术的军队的出现，这些军队因体内携带和呼吸中携带的生物化学武器而更加致命。

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首先，由于有大约三百万到四百万与自然相对和谐相处的人享有对一个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大陆上的动植物的独家使用权，食物从未短缺。因此，没有必要发明能够实现累积的剩余农业技术，或者在有机会时采用这种技术。

你知道，至少你确实知道，土著人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的诗歌、音乐和神话，但他们没有能力攻击其他民族，也无法防御来自军队、武器和农业经济产生的病菌的威胁。相比之下，来自欧亚大陆的英国人被迫因气候和需求而发展大规模的剩余和随之而来的所有事物，从远洋船只到生物化学武器。结果，当他们抵达澳大利亚海岸时，土著人根本没有机会。

“非洲呢？”你可能会合理地问。“为什么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变得足够强大来威胁欧洲？为什么奴隶贸易会成为单向的？非洲人真的不如欧洲人吗？”

查看地图并比较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形状。首先你会注意到的是，非洲向北和向南延伸的范围比向东和向西更广，从地中海开始，向南延伸到赤道，然后继续直到到达南半球的温带气候。现在看看欧亚大陆。它正好相反，从大西洋开始，向东延伸直到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和越南海岸。

这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如果你从太平洋穿越欧亚大陆到大西洋，你会遇到相对较少的气候变化，而当你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旅行到北非的亚历山大时，你会穿越各种气候区域——其中一些，如热带雨林或撒哈拉沙漠，非常极端。为什么这很重要？仅仅因为发展了农业经济的非洲社会（例如现在的津巴布韦）发现很难扩张，因为他们的作物不易长途运输，拒绝在赤道以北，甚至更糟糕的是在撒哈拉沙漠生根。另一方面，当欧亚大陆的人们发现农业生产后，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西或向东扩张。他们的作物（尤其是小麦）可以种植得更远，形成从里斯本到上海的单一相对同质的农业领域。这是发动入侵的理想地形——一个农业民族劫持另一个的剩余并采用其技术，并塑造整个帝国。

另一种不平等

地理条件决定了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会被欧洲人殖民。这与DNA、性格或智力无关。简单而准确地说，这一切都归因于不同大陆的形状和位置。但还有一种不平等，地理无法解释：同一社区或国家内的不平等。要理解这种不平等，我们需要谈论经济。

回想起农业 剩余 如何催生了国家和教会？其积累不仅要求而且导致了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这就是寡头政治，源自希腊语中的“oligoi”（少数）和“arkhein”（统治）。

这个过程自我延续，很容易看出：那些有幸获得累积资源剩余的人，会因为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的权力而得到回报，这些权力又让他们能获取更多剩余。问问任何有商业经验的人，他们都会确认，一旦你已经有数百万美元，再赚到一百万美元就容易多了。相反，如果你一无所有，哪怕是一千美元也可能看起来遥不可及。

不平等在两个层面上繁荣：首先是在全球层面上，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时极度贫困，而其他国家则享受着权力和财富带来的所有优势，这些优势往往是以掠夺较贫穷国家为代价的。另一个层面是在社会内部，尽管在最贫困国家中的少数富人往往比富裕国家中的许多最富有的公民还要富有多余。

我所讲述的故事，追溯了两种不平等的根源，它们都与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期间的经济剩余的生产有关——即农业的发展。在下一章中，让我们继续讲述不平等的故事，这次是关于下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诸如蒸汽机和计算机这样的机器，以及你正在成长的社会，其中的不平等程度超出了单纯农业所能达到的。

但在那之前，一句鼓励的话。

不平等作为自我延续的意识形态

当我提到神职人员及其角色时，我提到了意识形态如何在每个人眼中合法化剩余的不平等分配——无论是拥有者还是缺乏者。它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因为它创造了一张信仰之网，类似于神话。

思考一下，没有什么比那些拥有者坚信自己应得的信仰更容易复制。从小，你就在一个残酷的逻辑矛盾中挣扎，你几乎没有注意到。一方面，你对有些孩子因为饥饿而哭泣感到震惊。另一方面，你（和其他孩子一样）坚信自己的玩具、衣服和房子都是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我们的大脑自动将“我有X”等同于“我应得X”。当我们看到那些缺乏基本必需品的人时，我们立刻同情并表达出他们不够的愤怒，但我们从不让自己思考他们的匮乏可能是导致我们富裕的同一过程的结果。这就是说服拥有者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通常是同一批人）的内心机制，让他们认为拥有更多是正确的、恰当的、必要的，而其他人则拥有得少得多。

不要对他们太苛刻。我们很容易说服自己，事情的秩序，尤其是当我们受益时，是合乎逻辑、自然和公正的。但同时，要对自己接受的不平等现象保持警惕，这些不平等是你，作为一个青少年，觉得无法接受的。当你觉得自己即将接受不平等是不可避免时，记得这一切的开始：婴儿赤裸裸地出生到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将一些人划分出来，为他们穿上昂贵的服装，而将其他人置于饥饿、剥削和苦难之中。保持你的愤怒，但要明智地、战术性地保持，这样当时机到来时，你就可以将它投资于需要做的事情上，以使我们的世界真正合乎逻辑、自然和公正。

第二章 · 市场社会的诞生

- 市场社会的诞生
- 两种值
- 一切都被商品化
- 一个与市场逻辑完全脱节的世界
- 市场社会的起源
- 全球贸易
- 工厂：历史中的灰色实验室
- 伟大的矛盾
- “金钱让世界运转！”

市场社会的诞生

傍晚时分，艾吉娜岛。夏日。我们坐在阳台上，眺望着海面上那颗即将沉没在伯罗奔尼撒山脉背后的鲜红色太阳。就像我年轻时父亲对我所做的那样，我转向你，开始用科学术语解释为什么太阳在消失在地平线后会呈现出红色。你的这一刻被破坏了。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带着朋友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巴黎，乘坐我们的船前往马拉松海滩上的那家常去的酒馆。当我们点晚餐时，巴黎开始开玩笑——他状态正佳，最终我们都笑了起来，连你也不例外，你总是最后一个笑的人，仿佛你比实际上更不酷。

在食物到达之前，科斯塔斯船长在我们船旁边的码头上系好了他的渔船，码头对面就是那家小酒馆，他向你求助。他的锚被卡在海底的岩石下，链条在尝试拉出时断裂了。“请帮个忙，”他请求，“因为我了解你对潜水的喜爱，你能不能跳下去，把这根绳子穿过锚链？我自己本来可以做，但今天我的风湿病发作。”“没问题，”你回答，抓住了成为这一刻英雄的机会，自豪地跳入了海中。

日落。你对我的不满。巴黎的笑话。只因为船长科斯塔斯让你这样做，跳入海中的乐趣。这就是你夏天快乐的源泉。根据定义，它们是“好的 (goods)”，与“坏的 (bads)”相对，比如朋友受伤时你感到的痛苦，不得不做无聊的家庭作业，或是感到孤独和对生活不确定时的感受。现在，注意这些货品与经济学中提到的“货品”之间的巨大差异，它们为生活增添了深深满足的幸福感。而“货品”指的是商店里的商品，亚马逊上的商品，电视一直强调你需要的东西。它们可能是更多，也可能更少，但肯定完全不同。虽然我们也将它们称为“货品”，但另一个更不混淆的词，可能是“商品”。

所以，货品 和 商品 之间有什么区别？

两种值

在埃吉娜的暮光、巴黎的笑话，以及你为科斯塔船长跳的那场潜水——这些事情原本并不打算上市销售。相比之下，商品则是货品，它们被生产出来就是为了销售。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我们往往会将商品与货物混淆。我们倾向于认为，商品的价格越高，质量就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你被提供更多的钱去做某事或传递某事，你就会更愿意去做。但这并不总是这样的。对于商品来说，确实如此：我们愿意为苹果公司购买iPad的价格越高，或者愿意为当地餐馆的美味烤肉支付的金额越高，苹果公司就会愿意生产更多的iPad，餐馆的厨师也会烤制更多的烤肉。但对于巴黎的笑话，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我们告诉巴黎，我们会根据他让我们笑得开心来支付他讲更多笑话的费用，他很可能会觉得这很奇怪，并变得自我意识。支付的前景可能会让他失去幽默感。或者让我们以你和科斯塔斯船长为例：如果他给你钱让你潜水，你可能不会从中获得同样的乐趣。突然间，出于一种无私和冒险的精神所做出的行为的价值就会失去，而且很可能是提供的少量金钱无法弥补这一点。

如果巴黎长大后成为专业喜剧演员，或者你成为专业潜水员，那么他的笑话和你的潜水将成为商品：你会以特定金额的价格出售它们——它们将获得市场定价——这个价格将反映它们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中以换取其他东西的价值。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它们的体验价值。一次潜水、一个日落、一个笑话：这三个都可以拥有巨大的体验价值，而没有任何交换价值。

这两类价值，体验性和交换性，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当今社会中，正如所有货品都被视为商品一样，所有价值都被经济学家等视为交换价值进行衡量。没有价格的任何事物，无法被出售的任何事物，往往被认为一文不值，而有价格的任何事物，人们认为会更受欢迎。

这种混淆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血浆市场。在许多国家，献血者自愿无偿献血，因为他们感到有义务帮助那些生命处于危险中的同胞。而在其他国家，献血者因献血而获得金钱补偿。你认为在哪种情况下献血量更多呢？

在我还未完全提出问题之前，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答案：在支付献血者所捐血液的国家，收集的血液量显著少于自愿无偿献血的国家。似乎支付反而阻止了更多希望无偿献血的捐赠者，而不是吸引那些关心金钱的捐赠者。

混淆献血者与商品的人无法理解为何当献血者被支付报酬时，献血量会减少。他们对潜在献血者仅仅因为得到金钱回报就决定不献血感到困惑。但如果你回想一下，科斯塔斯船长要求你进行的那次夜间潜水，你就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当他恳求你去海里潜水，帮助他处理锚时，那种作为善良、英雄般的孩子的感觉让你克服了对黑暗大海的恐惧和脱衣、变冷、湿身和盐渍的不便。如果他当时说，“我会给你五欧元让你跳进水里”，你可能就不会做了。

献血也是如此。许多献血者从献血的想法中获得乐趣，但当他们被提供金钱作为回报时，这种从贡献转变为交易的转变会破坏他们的乐趣，而提供的金额不足以弥补这一点，更不用说将针头插入自己手臂的时间和痛苦了。

奥斯卡·王尔德曾写道，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是对每件事都知其价格，却不知其价值的人。我们的社会往往会让我们都变得愤世嫉俗。在经济学家中，没有人比他们更愤世嫉俗，他们将交换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将体验价值视为在一切根据市场标准评判的社会中不必要的。但交换价值究竟是如何战胜体验价值的呢？

一切都被商品化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是复活节星期日。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吃喝。大人们已经工作了整整两天，准备食物、打扫房子和布置餐桌。傍晚时分，宴会结束后，家里一片狼藉，我请求你帮我收拾一下。你懒得理，问我：“爸爸，你要多少钱才能放过我这个家务活？我会拿出我的存钱罐，给你钱。”你认为我会怎么回答？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价格能减轻我的失望。

在家庭中，朋友间，以及社区里，人们互相帮助。这同样是一种交换形式，但并非商业意义上的，与市场交易完全不同。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当我洗碗时，你则会处理垃圾，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圣诞节互赠礼物或邻里间在需要时互相帮助的交换方式。这些交换是个人化的，体现了长期的、深厚的、家庭和社区间的联系和情感。相比之下，市场交换恰恰相反：短暂、冷漠、不具个人情感，就像你通过点击按钮在亚马逊下单一本书。

很久以前，大多数货品是在商业交易的电路之外生产的——换句话说，是在市场之外。它们的生产方式更接近于我们在家中分配劳动的方式。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世界是一个更好、更道德的地方。几个世纪甚至数千年，女性在父权制、性别歧视的家庭中承担了最糟糕的任务，更不用说农奴和奴隶，他们在现实或虚拟的枷锁下做着所有的苦工。正是由于大部分工作和生产都在扩大家庭的范围内进行，才产生了“oikonomia”这个词，这个词由两个词组成：oikos（“家庭”）和nomoi（“法律、规则、限制”）。这就是“经济学”这个词的词源，它字面意思是“管理或经营家庭的法律”。

一个农耕家庭会自己生产面包、奶酪、糖果、肉类、衣物等。在好年里，当收成丰富，还有剩余的作物时，家庭会用额外的西红柿或小麦等农产品与其他农民制作的产品进行交换，这些是自己无法生产的，比如镰刀或杏子。在经济紧缩、匮乏发生的时候，这些商业交易会停止，因为没有剩余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经济主要生产货品，偶尔会生产商品。

在过去两到三百年间，我们的社会步入了人类历史的另一个阶段。越来越多的产品变成了商品，而我们生产努力中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却越来越小。例如，当你查看我们的厨房橱柜时，你会发现许多用于交换价值的商品，这些都是我们家庭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自行生产的。

商品化——以及交换价值对体验价值的不可阻挡的胜利——不会在我们的厨房结束。曾经，农民会自己生产原材料，比如饲料、燃料和种子。如今，他们从拥有技术能力的跨国公司那里购买大部分原材料，这些公司能够生产出比传统饲料更快、更便宜地使牛增肥的饲料，能够为配备最新技术的拖拉机提供动力的燃料，以及经过基因工程改良的种子，使得作物对高温、霜冻，甚至由这些公司自身生产的化学杀虫剂更加抗性。为了保证利润，公司现在使用专利来主张对种子的基因材料，甚至是他们在实验室中培育的新动物品种的法律所有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点，市场已经扩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基因现在也有了交换价值。

逐渐地，这种商品化遍及每一个角落：即使是母亲的子宫，当它被无法生育的夫妇正式合法地租赁时，也会获得交换价值，以便他们能够在其中植入自己的试管胚胎。很快，我们将在太空中购买和出售小行星，将市场和交换价值的至高无上从微观世界扩展到无限。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误导性的词汇。在你成长的社会中，它与“家政学”（oikonomia）的原始含义无关。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家庭（oikos）之外产生的。因此，家庭的规则，原始的经济体系，现在变得无关紧要，无法为我们提供理解当今经济状况的有用见解。或许，对于仍然被称为“经济”的领域，一个更好的术语可能是“agoranomy”，即agora（市场）的法律。但因为“经济”这个词仍然是大家普遍使用的，我们也会继续使用它。

一个与市场逻辑完全脱节的世界

根据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记载，正如你所知，特洛伊战争的主角们在追求获得“善”的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争吵，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些“善”包括战争的战利品荣耀，在他们的国王阿伽门农的恩惠中获得的利益荣誉，以及更多。荷马告诉我们，战士阿喀琉斯因为阿伽门农决定声称自己在战斗中赢得的战利品而感到不满，他愤然罢战，故意在特洛伊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拒绝参与战斗。尽管阿伽门农深知自己迫切需要阿喀琉斯的帮助，但他从未考虑过提出某种金钱激励——用金钱补偿阿喀琉斯所获得的战利品。如果他提出这样的提议，阿喀琉斯无疑会更加愤怒。

不是只有古希腊的诗人将非商业性的善与真正的货品相提并论。罗马诗人奥维德讲述了希腊勇士埃阿斯和奥德修斯之间关于谁将获得最近被杀的阿喀琉斯的武器——由阿波罗神亲自按照阿喀琉斯母亲的要求制造的精美工艺品的争执。根据奥维德的说法，希腊将军们同意听取他们两人的辩论，以决定谁有资格使用这位半神的武器。最终，奥德修斯，建造特洛伊木马的天才建筑师的论点胜过了勇敢的战士埃阿斯的论点，而埃阿斯在得知同伴的裁决后悲惨地自杀了。

这样的珍贵文物争议在今天可能会如何解决？最有可能的是，我们会举行拍卖，之后出价最高的人可以带着阿喀琉斯的武器离开。那么，古希腊人为什么没有考虑拍卖它们呢？答案是，拍卖会毫无意义且令人反感，因为对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来说，武器的交换价值并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被同辈认为有资格拥有阿喀琉斯的武器。如果所有权根据拍卖中出价最高的人来决定，那么带走阿喀琉斯的武器反而会是一种羞辱：每次拍卖的获胜者看到帐篷里的武器时，都会想起自己在道德上未能赢得它们。荣誉

他们的世界与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在于，一个有市场的社会与当今的市场社会之间的差异。在荷马的时代，只有极少数的商品通过任何形式的市场。商品、市场和交换价值在古代确实存在，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代腓尼基人、希腊人、埃及人、中国人、美拉尼西亚人以及其他无数的贸易民族，他们穿越数千里，将各种商品从世界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利用不同地方的交换价值差异。但这些社会并未被市场的逻辑所支配。要理解荷马的角色或罗马帝国时期或中世纪的人们为何会如此行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或体验价值。

就像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和埃阿斯的行为对今天的韩国或美国商人来说没有意义一样，今天人们的行为也会让古代的战士感到困惑。因为要理解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行为方式如此，你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根植于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市场社会中。在市场社会中，生活只能用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当然，文化、习俗和信仰仍然重要，但即使是那些在市场边缘化，而体验价值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的遗迹，也往往会通过它们对市场的影响而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不断与你谈论经济的原因。

这个问题是：市场社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有市场的社会发展中发展而来的？

市场社会的起源

生产过程需要三个基本要素：

- 最终需要从自然界中开采的原材料（例如铁矿石），用于加工它们的工具和机械，用于存放所有这些的围栏和建筑，以及一系列基础设施——这一切都被称为生产资料，或者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本货品。
- 土地或空间，如农场、矿山、工厂、车间或办公室，这里是生产发生的地点。
- 劳动赋予产品生命力。

在早期社会中，这些生产要素都不是商品。它们是商品但不是真正的商品。以人力劳动为例。人们一直在工作，过去可能比现在更辛苦。劳动，人类的劳作，无处不在，但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动力市场（想想报纸的后页，雇主发布职位广告的地方）是未知的——甚至难以想象。在奴隶制或封建制时期，奴隶和农奴努力工作，但他们不会将劳动卖给他们的主人。主人只是通过暴力威胁强行获取他们收获的大比例，有时甚至通过暴力。至于他们的工具（生产的生产手段），要么由农奴自己制造，要么由在同一领地工作的工匠制造，作为交换，农奴为他们制造的工具提供食物——就像家庭晚餐一样，每个人都会贡献一些。最后，土地也不是商品：你要么出生为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不会考虑出售祖先的田地，因为这样做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行，要么出生为农奴，因此注定永远无法拥有土地。

市场社会的形成始于大部分生产活动开始通过市场渠道进行，这三种生产要素因此被转化为商品，获得了交换价值。工人“自由”地将自己的劳动力以金钱形式提供给新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工具开始主要由专门的手工艺人制作和销售。当然，土地最终因在新式的房地产市场中被购买、出售和租赁而获得了交换价值。

如何发生这场伟大的转变？为什么突然间，生产三要素变成了商品？

全球贸易

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如果我试图详细讲述，你很可能不会听我讲完。所以，用大体的概述，这就是整个情况。事情始于欧洲造船技术的发展，磁针（最初由中国发现）的使用，以及海上导航方法的普遍改进。所有这些都帮助欧洲航海者发现了新的海上航线，进而引发了全球贸易。

英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羊毛装船，用它们在上海换取中国丝绸，之后在横滨用丝绸交换日本刀。船只随后向西航行，停靠在孟买，用刀交换香料，然后将香料带回英格兰，换取比出发时多得多的羊毛。然后他们再次重复这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诸如羊毛、香料、丝绸和钢剑等产品成为了具有国际价值的货品——全球性的产品，其交换价值在国际上被确定——在新市场中销售这些货品的商人们或生产者变得极为富有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地的地产所有者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目睹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和投机的水手们积累了足以压倒他们自己的财富，并在某个时刻开始思考着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无法打败这些肮脏的商人，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当他们从城堡的窗户望出去，看着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奴时，他们疑惑：这些农奴种植洋葱和甜菜有什么用？在国际市场上，甜菜有什么价值？没有！

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淘汰那些无法进入新兴全球市场的易腐烂作物，如甜菜和洋葱；在他们的领地上建造围栏，形成大片的圈地；驱逐那些可怜的农奴，用更驯服的羊群取代他们，羊群的羊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卖到高价。因此，英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转变之一，即所谓的圈地运动。

在几十年内，一切都会变得不同。英国的乡村在外观上完全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农奴们一代又一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与同一群领主，遵循父母的习惯和职业，所形成的连续性突然结束了。超过70%的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的房屋和祖先的土地。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残酷的、残忍的……但却是极其有效的变革。

从市场存在的社会转变为市场社会的过程，就这样在英国开始了，因为驱逐农奴使得劳动力和土地都成为了商品。那么，如果突然间你或我发现自己在英国乡间泥泞的道路上，无家可归，会怎么做呢？我们可能会走到下一个村庄，敲开第一扇遇到的门，哀求说：“我们愿意做任何事，只为得到一片面包和一些避难所。”这就是劳动市场的诞生——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缺乏土地或工具的人们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将劳动商品化来求得生存。

这就是历史的轨迹。成千上万的前农奴在坑洼的道路上游荡，他们唯一可以提供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不同，这些前农奴从未出卖过自己的劳动力，而现在他们被迫成为了劳动力商人——即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交易。对他们来说，他们试图建立的新劳动力市场花了数十年才得以正常运作。起初，成千上万的前农奴向为数不多的买家提供劳动力。直到几十年后，第一批工厂建立，对他们的劳动力需求才开始增加。在此之前，没有足够的雇主来吸收成群的失业前农奴，因此，和平时未曾听闻的饥荒、疾病和全国性的苦难爆发了。

土地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他们用羊取代了农奴后，土地所有者意识到，自己监督羊毛生产的方式之一是将土地出租给他人，租金由该土地能产出的羊毛的国际市场价值决定。草地越茂密，羊群就能养得越多，羊毛产量就越高，每英亩地的租金也就越高。简而言之，一旦羊毛有了国际价格，英国那片绿色宜人的土地想要获得同样的价格，只需要驱逐农民并将他们换成肥美的羊群即可。

但谁会租地养羊呢？一些以前的农奴会这么做。要么这样，要么就是赤贫。因此，他们与当地的领主签订了租约，希望在市场出售羊毛时，能赚到足够的钱来支付租金和他们支付给其他为他们工作的农奴的可怜薪水，并且还能剩下一些来养活自己的家人。

观察所有农奴在他们祖传的土地变成商品的那一刻，如何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商人。在封建制度下，农奴们耕种土地以自给自足，而土地的主人则从中获取利益。市场完全未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当农奴被驱逐后，大多数人口被迫参与某种市场活动：大多数农奴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在那里他们努力卖出汗水，担心劳动的价值。其中一些人继续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但条件完全不同：作为由羊毛价格决定租金的租户，以及对羊毛市场价值波动感到恐惧的企业家。他们的父母曾经害怕领主不会为防止冬天到来时他们挨饿而储存足够的收获，而现在他们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在市场上以足够的钱卖出羊毛，既能支付租金，又能购买足够的食物来养育我们的孩子？

工厂：历史中的灰色实验室

围篱将构成工业社会这道泡沫蛋糕所需的全部成分聚集在了一起。但正如任何厨师都会告诉你，成分并不足够；还需要热度。直到18世纪的后半叶，所需的热度才出现。它来自灰色、不人道的建筑，烟囱高耸，喷出黑色烟雾：工厂，其内部藏有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构思的不知疲倦的蒸汽引擎。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或中国？我听到你这样问。许多人提出了各种解释：有人指出，作为一个岛国，英国远离了大陆欧洲的动荡战争，而航海历史带来的优势使其在利用国际市场方面具有优势。其他人则提到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在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奴隶为英国征服者耕种土地。但最令人信服的论点是关于三个其他因素：与其他欧洲或中国封建领主不同，他们拥有庞大的私人军队，而英国地主自身缺乏显著的军事力量，因此通过武力而非贸易来积累财富的选择较少。同时，英国地主受益于相对强大的中央权威：一位拥有强大军队的君主，当这些地主面对反抗被驱逐的农奴时，军队会为他们提供援助。最后，土地所有权在英国相对集中意味着大规模驱逐农奴需要相对少数地主的同意。

要了解工业革命如何在英国发生，我们可以回到烹饪的比喻，将英国想象成一个大锅。首先，在这个锅里放入上述提到的所有成分（地主的军事弱点、强大的中央政府等），让它们腌制一会儿。接下来，加入商人阶级积累的财富，以及那些从全球特定商品贸易中获利的贵族成员，包括羊毛制品、纺织品和金属。然后加入成群的失业前农奴，他们在街上乞讨面包、工作或任何东西。最后，加入瓦特先生的蒸汽机产生的热量，它们可以同时驱动一千台织布机，并大力搅拌。如果有一点运气，工业革命将以第一批工厂的形式从你的锅中升起。正是在这里，在威廉·布莱克称之为“黑暗的恶魔工厂”的地方，最可怜的前农奴后代最终找到了工业工人的工作，历史上第一次与新的蒸汽机并肩工作，汗水淋漓。

伟大的矛盾

交换价值战胜体验价值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一方面，随着商品化、土地和劳动力的出现，农奴制的压迫、不公和悲惨得以终结。新的自由概念诞生了，同时还有废除奴隶制的可能性，以及生产足够多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技术能力。

另一方面，这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贫困和潜在奴役的新形式。随着市场社会的兴起和农奴被排除在可耕种土地之外，这些无地的前耕作者要么成为工业工人，要么成为向地主支付租金的农民。在两种情况下，他们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不再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工作，但他们的自由伴随着新的束缚。工资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现在完全受市场摆布——只有在他们能找到雇主来雇佣他们的劳动力或买家来购买他们的羊毛时，他们才是自由的。没有土地，他们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也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绝对剥夺的风险。

那些找到工作的人每天在曼彻斯特的窒息工厂、威尔士和约克郡的煤矿、以及克莱德河上的船坞工作超过14小时。当时的报纸报道，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十岁儿童被日夜锁在蒸汽机上，以榨取尽可能多的工作。怀孕的妇女在康沃尔的锡矿工作，其中一些被迫在矿井中无助地分娩。同时，在像牙买加和后来成为美国南部的殖民地，生产继续依赖从非洲家园被绑架并以交换价值出售的奴隶的劳动。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确实，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全球化——正如你所知，所有人类的祖先都源自非洲。但正是这种催生了工业革命并加强了工业革命的全球化，导致了伟大的矛盾：无法想象的财富与无法言说的苦难并存。因此，由前一章中我们遇到的农业革命带来的不平等，显著地加剧了。

“金钱让世界运转！”

你听过这个表达很多次。虽然这是一种对人类极其悲观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贬低观点，但不幸的是，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即便如今金钱是生活的全部，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事情并非一直如此。

金钱可能一直是帮助人们实现目标的重要工具，但它并不是像今天这样作为目标本身。在封建制度下，地主绝不会考虑出售他的城堡，无论给出多少钱。他会认为这是不道德和可耻的。如果出于需要被迫这样做，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受辱和可鄙的失败者。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城堡、画作或游艇，如果价格合适，是不会被出售的。在交换价值战胜体验价值的胜利中，随着有市场的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发生了一件事：金钱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提供一个更简洁明了的解释：人类发明了利润动机。但利润动机一直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吗？不，不是这样的。贪婪是的，无法遏制的积累权力、黄金、艺术品、时尚朋友和土地的欲望——绝对是的。但利润与这一切都不同，不，直到最近，它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现在，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想法：利润作为人们行动的主要动力的增加，与债务的新角色相伴而生。

第三章 · 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 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 大逆转
- 财富和竞争
- 浮士德博士 vs. 艾比纳瑟·斯克鲁奇

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地狱就是我现在之处。”这是恶魔梅菲斯特在突然出现在克里斯托弗·马洛的著名戏剧主角法斯塔斯面前时的回答，当法斯塔斯问自己是否突然被传送到了地狱。梅菲斯特解释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其中。”

我知道你还没有读过这个关于浮士德出卖灵魂给梅菲斯特的黑暗故事。我没有向你介绍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那人毛骨悚然和令人不安的叙述。毕竟，你读过的格林兄弟的童话在血腥和不愉快的程度上要糟糕得多。不，原因在于它探讨了一个对儿童来说真正不合适的概念：债务。

在马洛斯的故事中：梅菲斯特向福斯塔夫博士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提议。他将提供他二十四年的绝对权力和无尽的快乐，条件是福斯塔夫在之后将他的灵魂交给他。福斯塔夫思考后决定，二十四年的无上权力和幸福已经足够，梅菲斯特可以在时间结束时随心所欲地处理他的灵魂。于是他同意了。梅菲斯特微笑着要求他签署一份合同，福斯塔夫用他自己的血而不是墨水签下了这份合同。

人们历来都会产生债务。当一个邻居在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援手，后者会表达感谢，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无需签署合同，双方都认识到将来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以此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道德债务。但这种团结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债务有两点不同：首先，因为有合同的存在，其次，因为存在所谓的“利息”。

合同将诸如“今天帮我一把，明天我也会帮你”这类非正式协议转化为具有具体条款的法律义务，这些条款通常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出现，但并非总是以金钱形式出现。在这样的合同中，即所谓的贷款协议中，通常情况下，接受贷款的人（债务人）最终会向提供贷款的人（债权人）支付额外的款项，通常比贷款本身多。从提供贷款中获得的这种利润形式被称为利息。所以，区别在于：在互助的背景下，帮助他人的激励是做正确事情所获得的体验价值，是你提供帮助时内心温暖的满足感，就像你帮助卡斯特船长解决卡住的锚时一样。但在贷款协议，即法律合同的情况下，你的激励是为了获得一些剩余交换价值作为回报：从利息支付中获利。

在浮士德博士的案例中，梅菲斯特并不感兴趣于集体交换。厌倦了被迫将应受地狱之罚的人拖入地狱，恶魔想要捕获一个更大的奖赏：一个好人，他自愿选择永恒的折磨。他通过在公平的协议下欠下好博士的债务来实现这一目标。随着时钟每秒每秒地走向浮士德博士幸福的24年结束时的午夜，博士自然地越来越陷入对所签协议的绝望和后悔之中，意识到他必须付出的可怕“利息”。

浮士德和他的债务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从以市场为特征转变为市场社会时人们的忧虑。马洛在十六世纪创作他的戏剧并非偶然，那时交换价值开始逐渐取代体验价值。在讲述自由选择、约束契约、债务和利息之间关系的故事中，这部戏剧美丽地展现了早期现代欧洲利润动机的兴起及其引发的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关于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故事并不是童话；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痛苦的时刻，债务与利润联手的时刻。

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发生的。

大逆转

在封建时代的生产中，剩余的生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这是任何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具体如下：

生产 → 分销 → 债务-信贷

解释：首先，农奴耕种土地并制造货品（生产）。然后，封建领主派遣他的治安官来提取他的份额——必要时会强制执行（分配）。最后，在他享受了所获得的成果后，领主将剩余的货品以金钱形式出售，这使他能够购买物品、支付服务费用，并发放贷款（债务-信贷）。但一旦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大逆转就发生了：分配在生产之前就开始了，而不是在生产之后。这怎么可能呢？

租地农民被赶出了土地，被羊群取代。后来，这些前租地农民从地主那里租地，监督羊毛和可以用来盈利的作物的生产，以便支付给地主租金和雇佣少数他们雇用的劳动力。换句话说，这些前租地农民将生产过程组织成了小型企业家，从地主那里租地，并雇用其他无地租地农民的体力劳动。

但为了启动这个过程，这些新的小型企业家在开始时需要一些资金——支付工资、购买种子，当然还要支付给领主的租金——在他们生产出任何货品之前。由于前农民转变为企业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在羊毛作物出售之前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因此不得不借贷。谁借给他钱？通常情况下，是领主本人，或者是当地的放贷人，随后向他收取利息。无论如何，债务总是先于其他事情。

由于在生产开始之前，工人工资的金额、向领主支付的租金以及原材料和工具的费用都已经确定并达成一致，因此企业家未来收入的分配在它们存在之前就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决定。事实上，唯一不知道在其他人拿到报酬后自己会得到多少的人，就是企业家本人。简而言之，现在是分配在生产之前。

这就是大逆转的过程，将债务变成了生产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和关键润滑剂。这也是利润成为最终目的的原因——没有它，新的企业家阶层就无法生存。想想吧。如果羊毛的价格突然暴跌，或者自然灾害减少了产量，他们不仅会挨饿，还会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随着贷款协议的到期，他们只会越来越陷入绝望。无法偿还所欠的贷款和利息，他们最终会成为债务义务的奴隶。就像浮士德博士一样！

财富和竞争

在封建制度中，如我们所见，农奴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生产，仅保留土地所有者拿走份额后剩余的部分。工资尚未被发明，追求利润不是生存的问题，对大多数人的影响不大。因此，财富仅仅积累在地主的宏伟房屋和城堡中。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通过掠夺其他封建领主或人民、策划接近国王内圈的阴谋、参与外国战争等手段，进一步积累财富，而不是通过投资、商业和利润。这就是他们获取和梦想的权力的方式。在他们的思想中，利润甚至不是一个概念。荣耀

然而，随着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的到来，新的财富源泉被创造出来。想象水从水龙头流进你的浴缸。这就是流入你生意的钱。现在想象浴缸的塞子没有正确安装。流出的水是你维持生意所花费的。只要水龙头流出的水量大于排水孔排出的水量，浴缸里的水位就会上升。这个流入和流出的水量之间的差异越大，利润就越大；浴缸里的水位越高，积累的财富就越多。

封建制度中，贵族阶级的主导地位由他们的政治、军事、法律和习俗优势来保证。很少有动力去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财富积累的速度。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能够或愿意保证新兴企业家的生存。事实上，当时的政治、法律和习俗体系都对它们不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通过盈利来确保生存的原因。而且，与贵族不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前提是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承担必要的债务——每个企业家都立即与其他企业家在资源、客户和生存的致命竞争中对立。

谁能够以最低的价格销售，就会吸引最多的客户。谁支付给雇佣工人的薪酬最低，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谁能最快提高其劳动力的生产力，就能同时赢得这两场比赛。新技术能够提供竞争优势，而企业家都有动力去采纳它。这大概就是像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的发明，如何从将工作坊转变为工厂，最初被使用的方式。

当然，这项技术是有代价的。为了购买它，往往需要借贷更多的资金。随着债务的增加，潜在的利润也更大，但如果出现问题，也意味着更快的破产途径。随着企业家的债务、利润和焦虑不断增长，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他们必须尽可能少地支付工人工资，以免自己破产。因此，惊人的新财富与不断增长的债务和加深的贫困并行发展。当富人越来越富有时，那些破产的人则被送进了济贫院的地狱，而大量的工人面临着越来越苛刻的工作条件。

你看现在，债务而非煤炭，才是推动工业革命的真正燃料，它为少数人创造了无数财富，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无法言说的苦难。在市场经济中，所有财富都依赖于债务滋养，过去三个世纪中创造的所有不可思议的财富，最终都归功于债务的存在。

债务，正如《浮士德》所示，对市场社会而言，就如同地狱之于基督教：虽然不悦，却是不可或缺的。

浮士德博士 vs. 艾比纳瑟·斯克鲁奇

回到浮士德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大多数人现在阅读和在剧院表演的版本，不是马洛的戏剧《浮士德的悲剧历史》，而是由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19世纪初创作的《浮士德》。马洛在他的戏剧在16世纪末创作，而歌德在19世纪初创作了《浮士德》。这两个版本故事的基本差异在经济视角下非常引人入胜。

一个区别在于，在马洛的版本中，福斯塔夫博士召唤了梅菲斯特，因为他对上帝和圣经感到怀疑。他的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反叛。相比之下，歌德的福斯特则被更低级的动机所驱动：纯粹是为了个人权力的欲望。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结局。在马洛的版本中，一旦他的二十四年期限结束，福斯塔夫博士恳求、哭泣并恳求解除与梅菲斯特的契约，但毫无结果。午夜的钟声一响，令人厌恶的幻影出现，他们在雷鸣电闪中将他带走至地狱。然而，歌德却让福斯特免受这种命运。

不再将他的英雄送入地狱，歌德允许他通过善的行为和纯洁的意图实现救赎。在时间结束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法斯图斯执行了公共服务，因此，当梅菲斯特来收取他的债务时，上帝的天使介入。唱着，“那些不断努力并活在努力中的人/仍然可以赢得救赎”，他们将法斯图斯带到了天堂。

允许我提出一个解释这些差异的原因。你知道今天的金融家、银行家等称债务偿还，包括利息，为什么也叫做赎金吗？这不是巧合。债务问题一直是宗教问题。也许你听说过，直到今天，伊斯兰教至少在形式上禁止收取利息。当马洛正在撰写他的戏剧时，基督教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像今天的穆斯林一样，当时的基督徒认为收取债务利息是一种罪行，他们称之为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观看马洛戏剧的观众，坚信利息贷款的赎回是罪行，坚决要求惩罚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提供了梅菲斯特最高形式的利息：灵魂的献祭。但到了歌德写作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

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从有市场的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变，发生在马洛尔的时期和歌德的时期之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和利息。工业革命如果没有暂停对债务利息的教条式拒绝和法律禁止，根本不可能发生。对收取债务利息的污名与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大逆转是不兼容的。它必须被推翻——并且它确实被推翻了。

十六世纪时脱离天主教会的加尔文宗，在这一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加尔文宗在教皇和红衣主教对上帝的垄断下诞生，主张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与神对话，不受专制、压抑教会的中介。突然间，个人，这个自己事务的导演，成为了改革教会的支柱。谁是这个新权力下自主个体的理想典范？在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占主导的时代，加尔文宗的标志性英雄就是商人，企业家。不出所料，新教伦理接纳了有利息的贷款和谋利，将其视为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

教会在长达百年的教派战争中相互残杀，这表明社会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因此，当歌德的观众们在欣赏他的《浮士德》演出时，欧洲人对负债的人更加宽容，只要他们还清本金和利息。

在某种意义上，歌德的浮士德故事是查尔斯·狄更斯《圣诞颂歌》中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故事的反面。在狄更斯著名的道德故事中，吝啬的斯克鲁奇一生积累和储蓄财富，收集了无数的利息，但只花费最低限度。故事的结尾，当未来的圣诞节之鬼向他展示自己的死亡，没有人哀悼他，而他欠债的穷夫妇却因他的死而欢呼，他看到了光明，打开了他的金库，开始花钱，花钱，享受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通过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来享受生活。如果你仔细想想，浮士德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没有积累利息和拒绝生活中的乐趣，而是享受了24年的生活，同意支付一笔可观的利息作为回报。

你认为在歌德写作时，已经形成的新型市场社会的需求上，斯克鲁奇还是浮士德更符合？当然是浮士德。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都是斯克鲁奇——那些不借贷也不消费，只储存所有财富的守财奴——那么市场社会的经济体系就会完全停滞不前。

我们现在将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现象。

第四章 · 银行业的黑魔法

- 银行业的黑魔法
- 创业者如时间旅行者
- 银行家作为时间旅行的代理
- 事故
- 国家的新角色（不太新）
- 银行家与国家：毒瘤般的关系
- 无法偿还的债务
- 必要的寄生虫
- 公共债务：机器中的幽灵
- 但还有更多……

银行业的黑魔法

就像任何生态系统一样，现代经济无法在没有循环的情况下生存。正如动物和植物不断循环利用对方提供的氧气和二氧化碳一样，工人也需要通过在商店消费工资来循环利用工资，而企业则通过将收入用于支付员工薪水来循环利用收入，以确保双方的生存。正如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循环的失败会导致荒漠化一样，当经济中的循环机制崩溃时，我们就会面临导致毁灭性贫困和剥夺的危机。

我正在撰写这些文字时，我的祖国，也是你认为属于自己的国家——希腊，正经历着巨大的破坏。早在1930年代，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都遭遇过类似的灾难。这种惨状激发了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创作了著名的小说《愤怒的葡萄》。在小说的第二十五章中，斯坦贝克讲述了在数百万人都在挨饿的时候，成吨的土豆被扔进河里，一箱箱的橙子被喷上煤油，使其无法食用的故事。而不是进行回收，而是肆意地破坏。正是在书中的这个点，作者著名地感叹，尽管我们有能力从大地上获取食物，但我们却无法建立一个能让饥饿的人们得到食物的系统。斯坦贝克写道：“这种失败像巨大的悲伤一样笼罩着国家”，而那些缺乏食物的人们的愤怒就像葡萄藤上的葡萄一样在生长：“在人们的灵魂中，愤怒的葡萄正在填满并变得沉重，越来越沉重，直到收获的季节。”

这怎么可能发生？答案在于市场社会如何能非常突然地失去回收的能力。在那个回收失败的核心，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银行家。

银行家们为什么让这么多人不喜欢？一个解释是我们都嫉妒他们的财富。但正如我现在试图说服你的，这里不仅仅是嫉妒。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高利贷不再被视为罪恶，银行家们被允许自由地收取贷款利息时，银行业开始获得超能力——既能带来大量的再循环，也能突然和灾难性地停止再循环。

允许我解释。

创业者如时间旅行者

一位创业型的羊毛农场主从地主那里借款，用于购买启动生产过程和创办新业务所需的商品、劳动力、土地和机器设备。这里发生了什么？在一种明显的意义上，企业家是在预期自己希望生产的羊毛最终售出后，能够偿还贷款。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说，他是在从未来借贷交换价值，并将其带入现在。

如果我们要以科幻电影的形式描绘这一过程，我们会展现羊毛农夫透过半透明的膜看向未来，隐约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看到机会，我们的企业家现在举起手，将手指放在膜上，然后突然一推，将手推到了另一边。他仍留在现在，但他的手已经穿越到了未来。摸索着，他抓到了一些交换价值，然后用另一个突然的动作，把手从膜中拉回了现在。

假设企业家能准确预见未来，他出售羊毛收获的收入将与他的预测相符，足以偿还贷款。但如果他预测错误，未能实现存在这种交换价值的未来，那么他将打乱了时间线。正如任何科幻迷所告诉你的，这是大忌。如果他无法偿还贷款，他的企业将失败。

如果企业家是时间旅行的投机者，那么银行家就是他们无法改过的旅行代理。在我们的科幻背景下，无边无际的创业雄心转化为从未来中夺取无限的未来交换价值，并通过时间膜带入现在。而从家庭、朋友和合作者那里借贷小额资金是可能的，但获得无尽的大额贷款并不容易。这就是银行家发挥作用的地方。

银行家作为时间旅行的代理

银行家们做什么？大多数人认为，银行家们充当有储蓄但现金暂时无用的人和需要或想要借钱的人之间的中介。他们从储户那里收取存款，再将这些存款贷给借款人，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高于向储户支付的利息，并从中赚取差额。虽然这是一段很久以前的银行运作方式，但这显然不是当今银行家们忙碌的原因。

说梅丽尔制造自行车，并向银行家申请一笔为期五年的50万美元贷款，以便购买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能让她使用碳纤维制造自行车框架，使它们更轻更坚固。问题：银行家会从哪里找到50万美元来借给她？不要急于回答“从其他客户存入银行的钱中。”正确的答案是“无处可寻——从虚空中！”

如何？简单。银行家只需在电子数据库或记录客户余额的账簿中，紧挨着米里亚姆的名字和账户号码，输入一个五后面跟着五个零。当米里亚姆检查她的账户余额时，她惊喜地看到自动取款机屏幕上显示“余额 \$500,000”，并立即将钱汇给机器制造商。就这样，五百万美元的金额仿佛凭空创造出来。

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如此简单，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确实如此。银行家们能够通过一纸笔触或键盘上的几个按键创造出货币的魔法力量，这让人感到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很难相信价值可以无中生有。但让我们回到那个瞬间，当银行家以一挥魔法杖的方式，从无到有创造出50万美元。在某种意义上，银行家安排了现在的米里亚姆——一位计划销售自行车的创业者——站在时间膜前，穿越到五年后的她——一位拥有成功自行车公司的富有的企业家，并从未来的她那里抢走50万美元，带到现在，投资于自行车业务，从而让未来的米里亚姆成为那位成功的企业家。作为交换，在米里亚姆从有志创业者转变为成功企业家的五年期间，对这些50万美元的负债，银行家会向她收取利息和其他银行费用。

因为他们不受借贷现有交换价值的限制，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创造贷款——通过键盘上的几下操作——为他们借贷的人数和他们为经济创造的货币越多，他们保留的利润就越大。就像实验室里的老鼠，一旦发现拉动杠杆会导致得到一粒食物，就会不停地拉动，银行家们也不断地放贷，不断地放贷，不断地放贷。

事故

从前，谨慎的银行家们只会将贷款借给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人，前提是他们相信米里亚姆会明智地投资这笔贷款，并在将来有能力偿还。换句话说，银行家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做法不会打乱时间线——到未来到来的时候，各个米里亚姆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剩余价值，以偿还他们所借出的款项。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银行业开始变得混乱。

两件事发生了变化。一是工业革命之后，市场社会的经济大幅增长，为了推动这些经济，债务也大幅增加。二是银行家们找到了方法，以在事情出错时保护自己。例如，一旦他们发放了米里亚姆的贷款，就会将其分割成小块，并将其出售给许多人。作为向银行借出100美元的回报，五千名投资者每人将获得米里亚姆50万美元贷款的一部分。为什么有人会投资这些股份？因为银行支付的利息比他们仅仅将这100美元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要高（但总体上低于米里亚姆同意支付的利息）。因此，银行家立即收回了500万美元，并在米里亚姆偿还贷款时仍有利润。如果米里亚姆破产并拒绝履行债务义务，那么损失的将是这五千名投资者。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一定有陷阱。确实如此。银行家从未来向米里亚姆转移的金钱越多，他的潜在利润就越大，他从其他投资者那里赚钱的能力也就越强。但银行家使用他的能力越多——帮助将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未来转移到现在——他就越有可能破坏时间线。

假设米里亚姆的生意成功：她生产自己的自行车，购买机器设备的制造商雇佣新员工，这些员工购买自行车和其他货品，回收过程继续进行，市场社会向前发展。但越是看起来稳定，银行家们就越有动力更频繁、更自由地使用他们的“魔法”力量。尽管他们几乎不注意，但最终他们的“魔法”会进入黑魔法的领域：到了他们发放的贷款如此之大，经济无法跟上步伐，赚取的利润不再足以偿还贷款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一直依赖的未来永远不会到来。当那些从未来借来的大量价值实际上未能实现时，经济崩溃了。

由于银行积极放贷，米里亚姆背上了她企业无法偿还的债务。最终，她发现自己无法偿还债务，被迫关闭了她的工作室。原来，在银行的帮助下，她被她过去的自己欺骗了。假设米里亚姆并非孤例，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工人现在失业。因此，那些工人曾经购买的货品的商店也受到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店和企业关闭，银行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无法偿还的贷款困住了，这些贷款是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企业家无法偿还的。

传言银行陷入了困境。想到自己的储蓄可能会损失，一些将钱存入银行以获得微薄利息的人要求提取现金。听到这个消息，其他储户也纷纷效仿，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所有人，因为它将资金和虚构的贷款一起放贷出去了。当人们得知银行的现金供应已经耗尽时，银行挤兑开始了：人们排成长队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可怜的银行经理被迫拉下门帘。突然间，即使是那些在银行有大量储蓄的人也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说过，债务对于市场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债务就没有利润？而没有利润就没有剩余？现在让我补充一点：正是同一种产生利润和财富的过程，同时也产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崩溃之后，经济陷入衰退。每个人都欠着别人的债，但无人能偿还。储蓄者被告知他们的钱已经损失，因为存入的银行已经破产。即使是那些有积蓄的人也开始削减开支，因为他们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依赖于经济循环过程开始逆转。更多的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企业家失去客户，取消新机器的订单，并不得不裁员。被解雇的工人无法从仍在营业的商人那里购买货品，这迫使幸存的公司濒临破产。办公室和工厂关闭。很快，大量愿意工作的人变得无法就业，因为希望雇佣他们的雇主担心他们生产的产品将找不到买家。

同时，家庭无法偿还处于购买房屋的贷款。银行会没收这些房屋，试图在绝望中追回数以百万计的缺失资金。但当市场上有如此多的房屋待售，而人们的口袋里却几乎没有钱时，一排排悲伤的空置房屋仍然无人问津，房价也随之崩溃。

普遍的破产。大规模失业。愤怒。这就是紧随银行家傲慢之后的报复。它的悲惨报应无差别地降临，尤其影响着穷人和无辜者。

谁能终结这令人头晕目眩的绝望螺旋？

国家的新角色（不太新）

一旦经济陷入这种破坏性的漩涡，唯一能提供帮助的只有国家。自19世纪以来，当市场社会经历了首次衰退时，国家在受到其更有权势的公民的压力下，被迫介入。但如何介入呢？

不可避免地，政府首先需要介入的领域就是金融体系本身。从恐慌开始蔓延，一家接一家的银行倒下，阻止破坏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通过向银行提供资金来终结这一连锁反应，使银行能够继续运营。但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资金呢？

你可能听说过中央银行这个词。每个国家——或者说，每个货币体系——都有自己的中央银行。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有不同的名称。在英国，它被称为英格兰银行，在美国则被称为联邦储备银行，在澳大利亚则称为储备银行。在欧洲大陆，它通常被称为欧洲中央银行。无论其名称如何，中央银行都像是一个由国家所有、为其他银行提供服务的银行，而正是从这个中央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入市场。

我能看出你心中的疑问：“中央银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你可以预料到答案了：“从无处，就像是空气一样！”没错，就是这样。正如米里亚姆的银行家在她的银行账户中凭空创造了数字，中央银行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这次是将这些数字放入米里亚姆的银行与中央银行持有的账户中。正如向米里亚姆提供贷款的银行实际上同意在她偿还债务时承担她的债务，国家，凭借其更大的权威来赢得信任和信心，也有效地宣布在银行恢复健康之前，它将承担银行的债务。

区别在于，当中央银行从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货币——从未来的交换价值中借贷——其动机与盈利无关。其目的是拯救银行家们自己，防止经济因他们的黑魔法而遭受破坏。当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普通银行提供贷款时，会出现一种有趣的关系：中央银行获得了对它们的一些权威。理论上，中央银行可以决定拯救哪些银行，让哪些银行失败，因此，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能够对银行家的行为施加限制，以遏制他们的黑魔法。然而，在现实中，这一直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银行家们拥有无限的手段来规避和嘲笑中央银行家们设置的障碍。无论中央银行家们多么努力地阻止银行家们引发无法控制的火灾，银行家们几乎总是能够逃脱惩罚，迫使惊慌失措的中央银行官员创造出大量的新货币来扑灭火焰。

理解到公众对中央银行约束普通银行能力的信任是多么微弱，为了安抚人心并防止银行挤兑，政府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他们还保证保护公众的储蓄，承诺如果存款的银行破产，将予以赔偿。当然，国家中央银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也是从虚空中创造出这笔钱。

“凭空而来！”我知道：无论我使用这个表达多少次，你都会觉得它很奇怪，令人困惑，让人不安。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在技术出现之前，允许银行家和政府在数字账本上简单地输入额外的数字，货币更真实，更具体，更诚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记得那名叫纳布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农场工人，他的劳动是以贝壳支付的？在那些贝壳上，为统治者工作的官僚写下了数字，表示纳布克在收获后应收集多少粮食。事实上，这些刻有文字的贝壳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原则上可以随意在他们愿意分发的贝壳上写下他们选择的任何数字，这与中央银行可以做的事情相似。当时和现在所关心的只是那些贝壳上的数字或账本上的数字是否可信，土地的生产力、国家的财富和稳定使这些粮食和货币的承诺变得可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角色（并不）是全新的。

然而，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一个极其现代且真实的事实是，私人银行家现在和政府官员一样，都有了从无中生有的特权，即创造货币。

银行家与国家：毒瘤般的关系

你可能正在疑惑，如果银行家知道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国家会来救援，那么在不错的时期，他们有什么动力限制发放贷款呢？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国家来救援银行，以保护人们的储蓄和经济的支付系统不受影响，而不是救援银行家本身吗？为什么不将他们遣送回家，让他们一无所有，以此作为警告，警告那些有同样想法的其他银行家呢？

不幸的是，这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遇了失败。很多时候，负责政府的政客们在那些同一银行家的帮助下当选。过于频繁的是，政客们需要银行家们，就像银行家们需要政客们一样。

中央银行官员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他们拥有神奇的超能力，银行家们可以支付给自己远远超过政府或中央银行支付的薪水，而无需向多疑的公众解释，而政府必须这样做。可悲的是，通常情况下，那些负责监督银行家的公务员在退休后会接受这些银行的工作。了解等待他们的潜在回报，对于那些官员来说，真正强硬地处理他们监督的银行家的事务，需要英雄般的品性。唉，英雄，一直以来都是极其稀缺的。

这段银行家与政府之间的毒瘤关系确保了银行家没有理由谨慎行事。是的，在危机之后，他们会暂时限制自己的活动。就像被因超速驾驶而罚款的司机，他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驾驶在限速以下，但很快他们又会恢复超速。在国家当局救助他们并恢复稳定后不久，银行家们又会再次开始，仿佛明天永远不会到来般地创造货币。

总结这个令人沮丧的故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基本的悖论。银行家在市场社会中制造的不稳定性可以减少，但绝不可能完全消除，原因很简单，经济就是由他们提供的东西驱动的：债务。因此，国家越成功地创造稳定，为创造更多债务提供更安全的条件，银行家被允许变得越放纵——他们造成的不稳定性也就越大。

无法偿还的债务

当借款人破产且无法偿还债务时，应该怎么办？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债务需要被免除，或者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债务被注销。这不是道德问题——一个人是否应该对另一个人的债务违约——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在早期维多利亚时代，法律规定无法偿还债务的人应被关押在专门的债务人监狱，直到他们全额并加利息还清债务。如今，某些国家在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时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比如我们的希腊就是一个例子。但人们忘记了，市场社会之所以能熬过19世纪的经济崩溃和衰退，只是因为法律改变了，确保并非所有债务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公司破产意味着其所有者入狱，失去包括他们的家园在内的所有一切时，只有非常富有的或极其愚蠢的创业者才会承担起可能产生无法偿还债务的大项目。但为了市场社会能够建设如电力站和铁路这样极其昂贵的事物，并让公司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法律必须被重新编写，以确保如果一个企业破产，只会失去属于该企业的财产；而该企业运营者的个人储蓄、家园和财产不会被没收。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责任。（讽刺的是，拥有公司的企业家能够从法警那里获得这种保护，而那些不拥有公司的普通人却没有。）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如果债务永不被注销，那么那些破产的企业和家庭将永远无法摆脱破产状态——至少是因为没有人会向负债累累的人提供贷款。无法偿还的债务意味着他们无法雇佣工人、购买房屋或送孩子上大学。如果企业是一家生产价格下跌的水果的农场，其所有者现在面临无法偿还的债务，他们有动机破坏大量的生产物——即使周围的人正在挨饿——试图通过制造水果短缺来提高价格，正如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描述的那样。同样，如果一个政府，如今天的希腊政府，长期处于破产状态，并被迫假装能够偿还债务，它必须无休止地从企业和家庭中征税，而永远无法收回。

没有公司，没有家庭，没有国家能在永远被无法偿还的债务束缚中恢复。这就是为什么在圣典中规定，债务应该定期清理，就像森林需要烧掉一些倒下的树枝来防止毁灭性的森林火灾一样。

当然，那些被欠钱的人——债主——听到这样的话会踢踢打打，尖叫抗议，其中债主中，银行家们对债务减免的想法抗议最强烈。银行家们尽其所能说服政治家立法反对债务赦免。然而，正是银行家们对这种放纵行为负责，使得这样的赦免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在危机来临时，银行家们最不可能失去个人财富，甚至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如果你需要一个双重标准的例子，就看这里。

在一个世界里，银行家被救助，但其他所有债务人，包括政府，却没有得到救助：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上最糟糕的情况。事实上，这是一个充满无生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经济只会产生不稳定、失败和愤怒的果实。

但面对银行家对社会及其政治家的惊人控制，能做些什么呢？唯一的救赎是，一旦人们陷入这种困境，公民们需要要求国家协调介入，免除无法偿还的债务。这是清除债务阴霾、开始恢复过程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政治是振兴萎靡经济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解决经济衰退根本原因的唯一方式，但这需要以后再讨论。

必要的寄生虫

随着你长大并体验经济的起起落落，你会注意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伪善：在好时期，银行家、企业家——一般意义上的富人——往往反对政府。他们将政府批评为“发展障碍”，通过征税从私营部门“吸血”的“寄生虫”，以及“自由和创业的敌人”。他们中更聪明的一部分甚至否认政府有道德权利或义务为社会服务，声称“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个人和家庭”，或者“社会定义不够明确，以至于国家无法为其服务”。然而，当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经济崩溃时，那些最激烈地反对政府在经济中进行重大干预的人突然要求国家援助。“我们需要政府时，政府在哪里？”他们大声呼喊。

这不是一个新的矛盾。它反映了权力者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关系。一方面，他们害怕国家会介入以遏制他们的自肥，另一方面，他们又严重依赖国家。市场社会产生的不平等——巨大的财富集中与广泛的贫困和匮乏——让他们感到不安。除了强大的国家，还有什么能保护他们，当愤怒的果实变得太重，无法被藤蔓承受，绝望的大众在他们的围栏别墅外面聚集，威胁性地聚集？但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那些混杂的人群，它也将有足够的力量将他们的财产没收，并在政府落入那些人群手中时将他们赶上街头。

他们反对国家的最常见论点之一是财富是由英雄般的个人单独产生的。因此，税收被视为对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的无理剥夺。事实远非如此。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到市场社会的起源，回到农奴被赶离祖业的时刻。

你觉得地主是如何如此高效地摆脱农奴制的？答案是：借助国家的力量。国王和他的政府帮助地主，派遣士兵镇压农民的反抗。那么，你认为支撑市场社会的新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的贫民窟中，大多数人在极度非人化的条件下生活，而几步之遥的少数人却生活在奢侈之中，这种情况是如何被控制的？简单来说，私人财富的积累和维持，都是在国家支持下的暴力基础上进行的。

政府提供的不仅仅是国家支持的暴力。自那时以来，每当政府利用其收入为人们提供道路、隧道和桥梁，以供货品运输，维护提供工人健康和教育的医院和学校，支持贫困和失业者，维护城镇和城市的安全，或以任何方式组织社会的和平稳定运行——每当它做这些事情（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政府都提供了条件，让个人，尤其是其中最强大的人，能够追求他们的财富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一直为富人提供了美妙的保险政策。而富人们则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避免支付保险费，以此回报。

实际上，创造财富的条件不仅仅是国家提供的。如果你仔细想想，所有的财富都是集体产生的——通过循环利用和知识的逐步积累。工人需要企业家雇佣他们，而企业家需要工人为他们的货品产品买单。企业家需要银行家借钱给他们，而银行家需要企业家支付利息。银行家需要政府保护他们，而政府需要银行家来推动经济。发明家会抄袭他人的发明和科学家的想法。经济依赖于每一个人。

公共债务：机器中的幽灵

在一直要求国家继续提供财富增长的条件时，每次高官们从税务部门收到国家服务的账单时，他们都会发出抱怨、呻吟和抗议。由于强大的势力对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们所缴纳的税款总是相对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而言偏低。至于工人，他们的工资在历史上大都仅够自己和孩子温饱，因此他们的税款也从未达到足够的数额。那么，额外的资金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公共债务。那么，政府需要的贷款是由谁提供的呢？当然是银行家们！银行家们从哪里找到这笔钱呢？我几乎不需要告诉你，他们是从虚空中创造出来的，就像他们为米里亚姆的贷款那样。你可以开始看到，缴纳低税款如何在银行家们那里产生双重优势。

观看电视，聆听政客们为国家债务的规模而焦虑，并承诺要削减债务，你可能会被误导，认为政府债务——也就是公众所熟知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像天花病毒一样，需要永久根除。那些认为国家是私营企业障碍的人所提出的论点是，一个超支且无法平衡预算的政府正走向灾难。别被这种胡言乱语所迷惑。确实，过多的公共债务会导致大麻烦，过少同样是个问题。即使是新加坡，其政府根据法律规定不得支出超过税收收入，也需要借贷。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社会中的银行家们需要公共债务，就像鱼需要水一样。没有公共债务，市场社会就无法运作。

政府向银行家借款，比如说1亿美元，为期十年，作为回报，政府会提供一张纸，也就是一张欠条，通过这张欠条，政府法律上承诺在十年后偿还这笔钱，并且每年向银行家支付额外的利息，比如说每年5000万美元。这张欠条被称为债券，意味着政府现在在十年内对持有这张纸的人有义务。鉴于富人拒绝缴纳使政府借款变得不必要的那种税，政府发行债券并“销售”给银行和富人，以支付维持整个系统运行所需的一切：街道、医院、学校、警察等。通过在各种项目上花费这笔钱——购买物资、支付工资，政府直接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循环过程，使所有人都受益，包括银行。

但这远不是政府债券对银行家有用的原因的唯​​一原因。银行家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现金：钱放在他们的金库或电子表格中，不被借出以获得利息。但正如希望现在已经变得清晰，如果甚至只有少数存款人希望一次性拿回他们的钱，银行就会变得不稳定和脆弱。在这一点上，银行家需要有可以迅速出售的东西，以支付要求存款的存款人。政府债券非常适合这种情况。在所有人都相信政府会信守诺言的程度上，其债券总是有需求的。事实上，它们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债务可以如此容易地再循环。这意味着银行家喜欢政府债券：不仅债券是一种安全的贷款，可以获得不错的利率（事实上，它也可以用作从其他银行获取进一步贷款的抵押品），而且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就像一幅画或一辆经典汽车一样，可以立即出售，如果银行家急需现金。债券，在银行家的术语中，是“最流动的资产”。因此，它们润滑了银行系统，使其齿轮和车轮运转。

在困难时期，当银行家们给政府打电话并要求国家中央银行救助他们时，中央银行不仅通过创造新的货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会发行更多的债券，并利用这些债券向其他银行家，通常是国外的银行家借贷，然后再将这些资金转交给当地的银行家。

你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公共债务远远超出了普通债务的范畴。它是我们市场社会权力关系的体现，是对富人拒绝承担应有份额的必要回应。它也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让事故频发的银行家们能够避免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发生的许多重大失误。它就像一根橡皮筋，将所有事物紧紧相连，在艰难时期能够拉伸，防止系统的崩溃。

自从第一个智人仰望夜空，感到自己被其浩瀚无垠所压倒时，我们便确信，在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不确定的东西，赋予了我们惊奇、恐惧和希望的能力。哲学家和作家将这种东西称为机器中的幽灵，无形的力量，塑造了我们的本质。让我提出一个观点，当你听到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将公共债务视为诅咒时，提醒自己它远不止如此。它是市场社会机器中的幽灵，无论它们运行得多么好或差，都是它们得以运作的​​关键。当权贵或他们的发言人将国家妖魔化，嘲笑政府和公共债务时，记住他们需要国家，就像他们需要肾脏和肝脏一样。

但还有更多.....

银行的黑色魔法破坏了市场社会。在好时期，它极大地放大了财富创造，在糟糕时期则放大了财富破坏，不断地扭曲了权力和金钱的分配。但要公平地说，银行家们只是放大器。市场社会根本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其他地方，深深埋藏在两种奇特商品的怪异性质中：人类劳动和金钱。

让我们现在转向这些，并将它们置于古老神话的揭示镜下。

第五章 · 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 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 失业否认者
- 鹿，兔子，以及乐观的力量
- 为什么劳动不像房屋、汽车或西红柿
- 劳动与金钱：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
- 劳动与金融市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 人类因素

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1989年，我的朋友瓦西里，刚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正在努力找工作，却一无所获。随着每个月过去，瓦西里将标准降低了一点，申请了越来越低级的工作。仍然一无所获。最终，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从英国搬到了澳大利亚，向我写信，告诉我：“对一个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绝望，以至于你决定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却发现魔鬼并不买账！”

失业者在巨大的需求压力下，只能接受微薄的薪酬，却最终发现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们。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永远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但你应该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人确实经历过这种情况。我也希望你不会被那些固执地否认这种现象发生的人所影响。但为了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安德烈亚斯，另一个朋友的故事。

安德烈亚斯向我抱怨，他无法在帕特摩斯岛出售他那座美丽的夏季别墅。我回答说，我可以以十欧元的价格购买它！他笑了，欣赏我有点迂腐的观点，即无法出售某物和无法以期望的价格出售某物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然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某些人认为不存在失业，只有不愿以足够低的价格出售自己劳动的工人这一信念的基础。

失业否认者

没有什么比指责受害者是受害者本身更让人雪上加霜了。这是欺凌者的最爱，女性们已经遭受了数千年。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头发现的思维方式：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压迫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不足。

失业否认者，我这样称呼他们，会这样想：如果一个失业者的工作能够为雇主创造一些价值，无论大小，那么雇主就会愿意为此支付一些报酬。就像我愿意为帕特摩斯的安德烈亚斯提供十欧元购买他的房子一样，有些雇主会愿意以每月五十欧元的价格雇佣瓦西里。如果瓦西里不愿意每月工作五十欧元，这并不意味着他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这意味着，就像安德烈亚斯一样，瓦西里还没有找到愿意支付他要求的价格的人。难道不是安德烈亚斯和瓦西里可以选择等待更高的价格或工资吗？如果瓦西里抗议说，他无法在每月五十欧元的收入中负担足够的食物或居住，失业否认者会耸耸肩，并指出非洲有地方的人生活费用远低于此。瓦西里只需要降低他的期望值。

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论点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狭隘性，必须承认它们在实际和客观层面上存在严重缺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安德烈斯出售他的房子和瓦西里出售劳动力的情况。在安德烈斯和像他这样需要出售房子的人的情况下，如果他们都把价格降到最低，最终他们肯定会找到买家。但如果瓦西里和其他失业人员都降低工资要求，愿意接受微薄的薪酬，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更少的工作机会。

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另一个故事，一个由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构思的故事。

鹿，兔子，以及乐观的力量

想象一群猎人在森林中。他们只携带网、弓和箭，出发捕捉一只鹿，希望与家人一起享用。他们在一片空地上发现了鹿，并决定悄悄地包围它，以免惊吓到它。他们的计划是包围鹿，用网缠住它，然后用弓箭杀死它，而他们的弓箭太弱，无法从远处击落如此高大而强大的生物。问题是，如果不被鹿察觉，包围它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在成功之前天色已晚，他们和家人就会挨饿。他们也知道，如果圈子里哪怕只有一个猎人表现不佳，失败就是注定的。

让我们现在也想象一下，在同一片森林里，有很多兔子在四处跳跃。猎人们可以用箭很容易地杀死兔子，但一只兔子只能喂饱一个家庭一顿饭，而一只鹿可以喂饱整个部落好几天。如果甚至只有一个猎人把注意力转向猎杀兔子，捕获鹿的计划就会失败。

这是猎人的困境。他们希望集体捕获雄鹿，烹制完美的晚餐，唱歌，欢乐，饱餐一顿后安然入睡，并且在未来多年里重复讲述他们的壮举。如果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确信其他人都会坚守承诺猎鹿，那么每个人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没有人会被一些蹦蹦跳跳的兔子所分散注意力。但如果其中一个猎人担心他的任何一个同伴可能会出错，他会认为雄鹿会逃脱，转而捕猎兔子，以避免空手而归。反过来，其他人也会跟随，迫使整个团队放弃雄鹿，采取同样的行动。

猎鹿

请注意最重要的几点：

猎人们更喜欢一起捕猎雄鹿，而不是单独捕猎野兔。

- 每个人都会致力于猎鹿，如果他确信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最终，如果他们相信他们会以完美的协调性猎鹿，他们将真的以完美的协调性猎鹿。同样地，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会这样做。

乐观的力量，以及悲观的恶魔般的力量，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猎鹿的背景下，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这就是卢梭寓言的核心：如果一个目标只能通过集体努力来实现，那么成功不仅取决于所有人团结一致，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相信其他每个人都将这样做。

为什么劳动不像房屋、汽车或西红柿

卢梭关于鹿和兔子的故事阐述了劳动力市场与其他类型市场之间的关键区别，因此也解释了瓦西里和安德烈亚斯这两个案例的不同。

让我们首先指出，购买安德烈亚斯的房子的主要原因是，它能让居住在里面的人享受到帕特摩斯这个美丽岛屿上的精彩周末和夏天。同样的，对于一辆闪亮的红色法拉利来说，如果有人喜欢驾驶它（或者喜欢看别人驾驶它），它就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西红柿也是如此：只要它们没有腐烂，西红柿就能提供一种美味的方式来填饱肚子。在所有情况下，房子、汽车和西红柿的交换价值最终都来源于它们的体验价值。

但对汽车适用的，并不一定适用于机修工提供的服务。同样，对于西红柿适用的，也不一定适用于耕种它们的农场工人的劳动，更不用说我的失业朋友瓦西里了。因为，与帕特摩斯的房子、红色法拉利或西红柿不同，没有人会为了劳动本身而想要机修工、农场工人的劳动或瓦西里的劳动。

考虑玛丽亚，她经营着一家生产冰箱的公司，可能对雇佣瓦西里感兴趣。显然，她决定雇佣他与她期望从工厂中拥有瓦西里获得的任何体验价值无关。这一决定纯粹基于两个交换价值的比较：一方面，她预计瓦西里帮助生产额外冰箱将带来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她将因支付瓦西里的月薪以及拥有额外员工带来的各种其他费用而放弃的交换价值。

假设她认为通过雇佣瓦西里，她的工厂每月能多生产五台冰箱。她是否雇佣他取决于她是否自信有足够的客户愿意购买这额外的五台冰箱，且他们愿意支付的总金额超过了雇佣瓦西里给她的额外成本。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取决于她是否有信心至少有五个人不仅需要冰箱，而且有能力支付足够高的价格。

如果各个玛丽亚，作为企业主，都坚信市场状况将是好的，并且会继续有足够的有钱顾客消费，那么她们中的每一个都会雇佣各个瓦西里，后者反过来会看到收入增长，从而能够购买冰箱、自行车或其他任何东西。通过这种方式，各个玛丽亚的乐观预期将得到实现。同样地，如果各个玛丽亚情绪低落，预期销售不佳，她们就会避免雇佣各个瓦西里，收入将继续停滞，冰箱市场将陷入停滞，不出所料，玛丽亚和她的同行企业家们会发现他们的悲观情绪在现实中得到证实。

当然，作为商人的玛丽亚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切，但这确实使她的决定变得更加困难。一个晚上，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焦虑不安，考虑是否要雇佣瓦西里和其他类似的人来扩大她的冰箱业务。无法入睡，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检查电子邮件和最新新闻。她的眼睛被一个引人入胜的标题吸引：工会领袖宣布准备让成员的工资下降20%，以增加就业机会。旁边的报道解释说，工会领导层似乎被失业否认者的论点说服，如果工资下降到足够低，失业者将找到工作。你认为玛丽亚会有什么反应？

失业否认者毫无疑问，玛丽亚会欣喜若狂，心想：太棒了！现在工资降低了20%，雇用瓦西里和其他类似的人完全合情合理。我明天一早就会这么做，然后在美梦中沉睡。确实，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任何雇主都会为支付更低的工资而感到高兴。问题是，那些可恶的其他条件就是不肯保持不变。而当整体工资下降时，主要的变化就是消费者支付能力的大幅改变。

如果玛丽亚像大多数聪明的女商人一样思考，她可能会这样想：哦！天哪！工会考虑自愿减薪20%，想想外面的世界会有多艰难。我多么希望工资能少付20%，现在工人人们的工资会少很多，谁会有足够的钱来买我的冰箱？而且，如果玛丽亚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商人，恰好她就是，她甚至可能会想，即使我仍然相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购买我的冰箱，这条消息肯定会动摇其他企业家的信心。如果他们停止招聘，那么消费者数量肯定会减少，所以我最好也这样做。简而言之，玛丽亚不太可能给瓦西里提供工作。

就像卢梭的猎人一样，努力在市场社会中保持盈利的创业者是集体期望的玩偶。当群体乐观时，他们的乐观情绪会自我实现并持续下去。而当群体悲观时，他们的悲观情绪也同样会自我实现并持续下去。他们知道这一点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确定——就像卢梭的猎人一样，他们可能会追逐兔子，尽管他们并不想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失业否认者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不仅基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还基于人们对整体经济的乐观或悲观情绪，因此，普遍的工资削减很可能会导致没有新的招聘，甚至裁员。

劳动与金钱：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

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和2008年的危机，已经告诉我们，除了银行业中的黑魔法之外，市场社会还被两个其他的恶魔所困扰。我们刚刚对其中一个有所了解，它隐藏在劳动力市场中。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它同样在一个奇特的市场中：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那是什么？谁买谁卖钱？答案是，在货币市场中，实际上没有人真正买卖货币——除非你指的是用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货币市场中，他们所做的只是租赁他们的资金——实际上，与劳动力市场类似，在严格意义上，工人租赁时间而不是把自己出售。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企业家借贷时会发生什么，以及他们的债务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银行家急于发放贷款如何轻易地将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我们还知道，企业家最初需要借贷的原因，因为每一个新企业都需要债务来启动。我们没有讨论的是，是什么决定了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企业家决定借贷的额度。

有钱人坚持认为金钱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按照他们的逻辑，答案很简单：米里亚姆能借多少钱取决于她需要多少以及她能负担多少。在米里亚姆的例子中，她需要50万美元来购买制造自行车框架的机器。她是否能负担得起这50万美元将取决于借贷的成本：换句话说，银行为贷款向她收取的利息金额。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金融市场中，利率越低，金钱的价格就越低，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人可以借得越多；利率越高，金钱的价格就越高，整体借贷量就越少。

（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时期中央银行会试图降低利率，以使借贷更便宜，并帮助像米里亚姆这样的人启动或恢复他们的业务。）商品

不幸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就是我称之为失业否认者的人，因为他们的推理同样存在缺陷。让我们回到那个夜晚，玛利亚在床上辗转反侧，被是否雇佣瓦西里这个难题折磨着。现在想象一下，当她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无法入睡时，她看到了另一则新闻：中央银行即将大幅降低利率。玛利亚会如何反应？她会想，太好了！是时候借更多的钱了，这样我就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冰箱！或者她更可能想，为了中央银行大幅降低利率，情况一定很糟糕——算了！

正如你可能已经察觉到的，我们回到了卢梭的寓言《猎鹿》。在经济衰退的中间，正如普遍的工资削减可能无法提振就业，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宣布降低利率同样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绝望的行为，激发企业家们的悲观情绪，使他们远离《猎鹿》而追求兔子般的短期利益。

我希望你现在能明白，当我提到在任何市场社会中最基本的两个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深处，恶魔们正在热切地工作，阻碍经济从衰退中恢复时，我所指的是什么。但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是多么的悲剧（也许会让你有点不高兴，因为我了解你对无法抗拒古老的希腊故事的反感），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希望它能让你想起这些恶魔对每个人的影响。

劳动与金融市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你听说过欧底浦斯王，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戏剧。它基于欧底浦斯的神话，他不知道自己是莱伊乌斯国王的父亲，就杀死了他，然后娶了国王的妻子——当然，他也不知道她是他自己的母亲。使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对我们来说真正引人入胜的是剧作家处理故事中心主题的方式，即预言的力量。

让我们从头开始：底比斯的莱伊乌斯得知妻子约卡斯塔怀孕，便向神谕询问他们的孩子会如何。神谕给出一个可怕的预言：莱伊乌斯将被自己与约卡斯塔所生的儿子杀害。莱伊乌斯因此惊恐，命令约卡斯塔在孩子出生后立即杀死他，但自然地，她无法下定决心杀死自己的婴儿，于是将孩子交给仆人，命令他完成她无法做到的事情。但仆人也无法下定决心杀害无助的婴儿，于是将婴儿带到山顶，让他在那里因饥饿和暴露而独自死去。然而，不久后，一位善良的牧羊人发现了这个孩子，给他取名俄狄浦斯，并将他带到科林斯，被无子的国王收养。

几年后，欧底浦斯怀疑科林斯的国王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于是向神谕询问关于自己的父母更多的情况。神谕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给出了一个与第一个预言同样恐怖的预言：“你会娶你的母亲！”欧底浦斯被这个预言吓坏了，决定逃离科林斯，以避免这个命运。在绝望的旅途中，他经过了底比斯。在那里，他偶然在十字路口遇到了底比斯的国王拉伊俄斯，两人因为道路通行权的问题发生了争斗。在文学史上，这无疑是第一次出现的“路怒”事件，拉伊俄斯被自己的儿子杀害——于是，第一个预言得以实现。

后来，俄狄浦斯解救了底比斯城，免受名为斯芬克斯的怪物的威胁，通过解答斯芬克斯的谜题，解除了这座城市的诅咒。根据第三个预言，谁能这样做，就能成为城邦的君主，因此俄狄浦斯被加冕为底比斯的国王，并按照习俗娶了已故国王的妻子，约卡斯塔，也就是他的母亲——从而实现了第二个预言。

这个神话与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有什么关系？一切，因为它展示了预言有多么可怕地自我实现。毕竟，如果第一个预言没有被说出，莱伊王就不会指示他的儿子俄狄浦斯被杀死，这个男孩会在底比斯宫长大，知道他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他永远不会杀死他。同样的，对于第二个预言也是如此：如果神谕没有预言俄狄浦斯会娶自己的母亲，他就不会离开科林斯，因此他永远不会在十字路口遇到他的父亲或狮身人面像，而且没有解开它的谜题，他不会被加冕为底比斯的国王，当然也不会娶自己的母亲。

这正是预言的力量，使得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以及构成这些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容易自我毁灭，对数百万人造成可怕的影响。当米里亚姆、玛丽亚和其他企业家看到工资和利率下降或处于低位时，他们预言经济活动会下降或保持缓慢，因此避免借贷和雇佣工人，从而确保工资和利率保持低位或进一步下降，实现他们自己的预言。相反，经济没有恢复，而是成为他们悲观情绪的牺牲品，这种悲观情绪只会自我延续并加剧。

如果索福克勒斯能为我们撰写财经专栏和经济学教科书，那么理解市场社会的挑战和困难的根源将变得容易得多。

人类因素

房子、汽车、食物和娱乐自有其回报，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相比之下，雇佣劳动力和借贷资金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企业家被迫租赁这些东西来生产可交换价值的商品，但他们更希望一生中无需雇佣任何一个工人或借贷一分钱。

经济是社会的引擎，债务是其燃料，那么劳动就是火花，是赋予引擎生命力的源泉，而金钱则是润滑剂，没有它，引擎就会停止运转。令人感慨的是，两者都有能力驱动引擎，同时也有可能使其停滞不前，阻止其再次启动。综上所述，它们阻止了那些否认失业者所相信的平稳运行，并排除了一个简单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如果工资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失业就会消失，而储蓄则会转化为就业和设备，只要利率找到其“正确”的水平。

你可能在想，是否有办法驯服和控制这些恶魔。难道没有打破自我实现预言和自我延续悲观主义循环的方法吗？答案是：这不会容易。将劳动力和金融市场变成市场社会的祸害的恶魔，体现了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一些特质：我们反思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能力，沉浸于他人思维并预测其行动的能力，以及知道尽管我们聪明和智慧，我们和他人很少抵抗短期的自我保存冲动，尽管这种冲动最终可能自我毁灭。将人类的混乱、矛盾、不理性、和扭曲行为与理想化经济机器的平稳运行相调和，需要对社会进行重新思考和重组，这种程度的激进变革与18世纪英国大逆转所发生的变化一样。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程中。这是一个机械化和自动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过程。不幸的是，这似乎将我们推向了解决问题的反方向，因为其目标不是调和人类与机器，而是用后者取代前者。但尽管人类的精神可能是这一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它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救赎。

第六章 · 闹鬼的机器

- 闹鬼的机器
- 弗兰肯斯坦综合症
- 《黑客帝国》和卡尔·马克思
- 伊卡洛斯症候群
- 反抗永远不会徒劳
- 机器奴隶还是机器主人？
- 交换价值的秘密：人类
- 希望的来源
- 一个新的和不同的伟大变革

闹鬼的机器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十九世纪初的早期，一群朋友，包括作家玛丽·雪莱和诗人拜伦勋爵，聚集在瑞士乡村的一座豪宅中。整夜，天空电闪雷鸣，雨水倾盆而下。在摇曳的烛光中，随着别墅在暴风雨中摇晃发出的各种吱吱声，我们的作家们决定举行一个比赛：每个人都写一个恐怖故事，然后他们将评判谁的故事最恐怖。

玛丽雪莱创作了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故事，一个好博士，在那个死亡随时潜伏的时代，他试图征服死亡。霍乱、普通流感和营养不良正在摧毁人口。维克多，一位强大的科学家，决心战胜死亡。当他的挚爱妻子生病时，他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为了征服死亡，他首先需要理解它，找出支撑生命并使肉体 and 血液变成活人的东西，因此他开始对尸体进行实验，将它们保存最好的部分缝合在一起——一个的器官，另一个的头，第三个的手，以此类推。他的想法是利用电的神奇力量赋予他的造物生命。如果他能用这些原始材料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身体，他想，征服死亡将指日可待。

突然，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动了。它痛苦地活了过来，从手术台上爬起，站了起来，然后自行行走。紧接着，几乎立刻，它开始寻找关爱。维克多被自己创造的恐惧和厌恶所吞噬，匆忙逃离，将他的造物独自留在那里。弗兰肯斯坦博士

无法融入敌对社会的怪物，维克多创造的怪物，为了报复创造者强加给它的抛弃和孤独，杀害了数百人，其中包括维克多的妻子。最后，好博士追踪到了北极，希望摧毁它，从而对它所创造的对人类的威胁负责。最终，怪物转向了它的创造者，为了自我保命，不顾一切地杀死了弗兰肯斯坦博士。

弗兰肯斯坦综合症

当时，玛丽·雪莱写作时，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大陆尚未结束。在英国和另一个全盛商业社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场社会正在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它只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尽管拜伦、雪莱和他们的朋友们可能是浪漫主义者，但他们紧握着历史的脉搏。雪莱的远见卓识的小说反映了敏感作家对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焦虑。

在第三章中，我们看到当最初的创业者在生产尚未启动时就陷入了债务，利润成为了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没有利润，他们就会成为债主的奴隶——正如最终的福斯塔夫斯成为了梅菲斯特的奴隶一样。为了赚取利润，他们被迫互相竞争以吸引顾客。为了赢得顾客，他们被迫降低产品的价格。为了降低价格，他们不断尝试从相同数量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的产品。如果机械工程的成就或技术发明在生存斗争中提供了优势，那么它们就会迅速被采纳。

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以及随后的许多其他发明之所以成为市场社会的核心，仅仅是因为利润动机和市场社会中寻求利润的创业者的竞争。假设瓦特生活在古埃及法老统治下，并在那时发明了他的蒸汽机。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想象一下，瓦特有机会向法老展示他的发明。他所能期望的最有可能是，埃及的统治者会感到印象深刻，并在他的宫殿中放置一台或多台他的发动机，向访客和下属展示他的帝国是多么的聪明。在没有寻求利润的创业家之间的竞争，以及法老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的情况下，瓦特的发动机从未被用于驱动农场或工坊，更不用说工厂了。

起初，企业主通过增加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获得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但当然，一旦其他所有企业主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种优势就被抵消了。很快，一些领先的企业主获得了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最终这些创新在整个行业成为常态。多亏了这个不断自我延续的过程，人类逐渐获得了庞大的机械劳动力大军，以至于今天我们的生活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曾被机器触及。

他们不情愿地为我们工作，我们可能会开始梦想一个时代，那时每一个令人厌烦的工作都将被机械化，使我们能够在没有工作或家事的轻松社会中生活——一个类似于《星际旅行》中的社会，在那里人类探索宇宙，在企业号的船长室中进行哲学讨论，他们的食物会自动从墙上的洞中出现——一个“复制器”，以及其他船员需要或渴望的几乎所有东西，从衣服、工具到乐器和珠宝。

但等等。现实并非如此，对吧？我们的创造——安装在每一个工厂、田地、办公室和商店中的机器——帮助生产了大量产品，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并未消除贫困、饥饿、不平等、家务活或对未来基本需求的焦虑。它们可能还会这样做吗？在某些意义上，情况似乎恰恰相反。机器不停地工作，生产出惊人的大量产品，但这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反而我们变得更加焦虑。我们不再把孩子拴在工厂的织布机上，但正如每个雇主因竞争压力不得不采用最新创新一样，我们大多数人也感到被自己的技术所束缚，越来越受到需要跟上其需求的困扰。

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拥有的工作质量比过去低，而且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全——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更令人焦虑的是找到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一种无脑的任务为代价，小心翼翼地维持生计，以确保有顶棚可以遮风避雨。在重要的方面，我们就像在转轮上的仓鼠：无论我们跑得多快，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去任何地方。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机器并没有为我们工作；有时甚至似乎是我们努力工作以维持它们的运行。

在这个视角下，玛丽·雪莱的小说可能是一个寓言：对19世纪的读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不小心，科技本应服务于人类，却会创造出奴役、恐吓乃至毁灭我们的怪物；这些由人类智慧孕育的创造物——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从尸体碎片中创造出的生命——最终会以悲剧的方式反噬创造者。

我们讲述的故事透露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信息。根据工业化的产物，从格林兄弟的“甜粥”故事和歌德的《魔导师的学徒》到电影《银翼杀手》和《终结者》，我们对我们的创造物感到非常恐惧。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有一部科幻作品在我看来是今天值得继承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优秀作品，至少作为市场社会倾向于使用技术奴役而非解放我们的倾向的寓言：《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和卡尔·马克思

该由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将尸体的各个部分组装而成的生物因无法忍受的存在焦虑而杀害人类。终结者电影中的机器试图通过消灭人类来实现它们的行星征服。然而，《黑客帝国》更进一步描绘了一个机器已经接管地球但仍然试图让我们存活的世界。

机器不允许我们灭绝的原因是，在它们掌权之前，人类已经耗尽了地球的能量资源，并在地球上覆盖了一层无法穿透的黑色云层，遮挡了太阳能。剩下的唯一能源来源就是我们人类的身体。机器将我们囚禁在特殊的舱中，我们像水培植物一样被喂养和浇水，从这些舱中可以捕获并利用我们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来为它们的机器社会供电。机器发现，即使我们被喂养了所有正确的营养物质，并保持在最佳条件下，被包裹在舱中的人类，被剥夺了互动、希望和自由，会很快死亡。这就是机器创造“矩阵”的原因：一个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现实，可以被投射到被奴役的人类的脑海中，让我们的大脑体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生活，让我们对绝对的奴役和剥削状态一无所知。

伟大的未来电影，如《黑客帝国》，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因为它们向我们讲述了现在。《黑客帝国》是对我们时代的反映——或者说，至少是对我们焦虑的反映——通过隐喻的纪录片形式。它揭示了我们对于机械化程度之高的恐惧，对身体商品化和心灵奴役的成功程度，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再意识到这一点，被统治我们的技术所蒙蔽。事实上，《黑客帝国》表达了这样一个恐惧，即这可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真的发生了。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19世纪著名的革命思想家，曾经写道，生产出的生产工具——机器，是我们必须臣服的力量。你可能会说，《黑客帝国》描绘了这一过程的完美：它向我们展示了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认为市场社会的演变正推动我们走向的那类情况。（马克思博士特别受到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的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那些善于撰写经济内容的人，会从艺术家、小说家、科学家那里汲取最好的想法。）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安全功能”的特性，这应该让我们对前景充满希望：市场经济发展中固有的趋势以及劳动机械化对这一趋势的增强，会在机器完全取代人类劳动力之前引发危机，这阻止了人类劳动被完全从生产过程中抛弃。

伊卡洛斯症候群

记得伊卡洛斯的故事吗？他如何错误地使用了他父亲代达罗斯为他制作的蜡和羽毛制成的翅膀，试图逃离米诺斯王的迷宫？最终，伊卡洛斯飞得太靠近太阳，蜡融化了，他坠入了爱琴海。

市场社会往往会犯类似的愚蠢错误。起初，它们逐渐、痛苦地向自动化迈进，就像伊卡洛斯在飞行的开始阶段，努力提升高度，但随着每一步，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挤压逐渐显现，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蒸汽机到今天的机器人，各种新技术被采用。每一步，生产成本，比如一匹布或一辆车的成本，都会略微降低，而布或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价格下降。但到了某个点，技术变革真正开始加速，直冲向太阳。生产微芯片或iPhone的成本开始大幅度下降。我们已经处于这个阶段。今天，如果你参观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工厂或最新的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工厂，你会看到成群的机械机器人在最少的人工干预下工作。但正如我们所知，推动这一进程的市场社会依赖于利润，当然，只有在价格高于成本的情况下，利润才能积累。问题是，有三个力量导致价格低于这个水平。

第一，生产自动化降低了成本。第二，生产商之间的残酷竞争阻止他们收取高于成本（下降）的价格。这导致利润被挤压到最低限度。第三，取代人类工人的机器人不会在他们帮助生产的产品上花费金钱。这导致需求减少。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三个力量最终导致价格下降到不足以覆盖成本并维持整个体系的地步。这就是市场社会发现自己像伊卡洛斯一样，翅膀融化了的时刻。随着自动化以今天如此快的速度发生，价格下跌的速度超过公司能应对的可能性更大。

在实践中，事情就是这样展开的。面对崩溃的价格，那些被迫通过向未来借贷价值来投资最新机器的创业者们发现，他们所依赖的利润正在消失。当许多产品的价格同时低于成本时，一些最弱小、效率最低的创业者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并破产了。他们给银行家打电话，告诉他们无法偿还贷款，这引发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连锁反应：经济崩溃，危机来临。

我们曾经见过这一切，除了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原因：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减少，被挤压出去。然而，正是在这一刻，人类劳动力卷土重来，从机器手中夺回生产过程中的至少一小部分。那么，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危机迫使人类和机器都处于闲置状态：冗余。正是在这一点上，任何能够维持业务的创业者会意识到两件事。一是，随着许多竞争对手的关闭，竞争已经减弱。这使得他们能够将价格稍微提高到成本之上，给予他们一些提升。二是，现在雇佣工人比雇用机器更便宜——这可能是因为人类需要进食的麻烦习惯，导致他们最终接受任何工资。结果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人类工人在雇主眼中重新获得了部分失去的魅力，从而夺回了之前被机器夺走的部分地盘。确实，在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之后——紧随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国际市场经济的广大地区，工人做出了这种回击。

人们有时会说，最复仇的神会满足我们最强烈的愿望。雇主最强烈的愿望是消除业务中的麻烦的人类因素，同时保留对机器产品所有权，并从这种垄断中获利。任何能满足这种愿望的神，都必须是真正复仇的。就像米达斯，他希望所有他触摸的东西都变成金子的愿望，让他感到悲伤和孤独，因为他不能触摸他所爱的人，否则会杀死他们。贪婪利润的雇主发现，自动化产生的效果恰恰与他们所希望的相反：利润损失，更糟糕的是，可能会导致他们破产的危机。

描述市场社会困境的另一个寓言是众所周知的西西弗斯的故事，西西弗斯被宙斯贬为王，被迫推着石头上山，却在即将到达山顶时看到它一路滚落，如此循环，无穷无尽。同样地，市场社会不断地被谴责，努力去做一件在实现前就瓦解的事情：将人类因素从商品生产中剔除。

我不知道你，但我发现这种讽刺有些令人安慰。

反抗永远不会徒劳

在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的时期，一群名为卢德派的英国工人抗议新蒸汽动力棉纺和毛纺工厂导致他们失业，他们通过破坏机器来表达抗议。卢德派是历史上被误解的主角之一。他们的争端并非针对机器本身，尽管他们破坏了许多机器；他们反对的是拥有这些机器的人如此之少。他们反对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技术。

限制机器前进的步伐，这是卢德派无法做到的，但市场社会的“伊卡洛斯时刻”至少偶尔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时刻发生在历史上，自动化与银行家的结合导致了经济崩溃，进而引发衰退。这意味着，尽管自动化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但这只是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你今天乘坐飞机去孟加拉国参观一个T恤制造工厂，你会惊讶地发现成千上万的工人，而不是机器，正在缝制衣物。这个场景会让人联想到查理·卓别林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场景。在这部电影中，卓别林的角色是一名工厂工人，他工作在不断移动的装配线上，这种创新自1913年发明以来彻底改变了生产方式。被迫越来越快地工作以跟上机器，他很快开始表现出像机器一样的行为，最终失控，造成了混乱，以至于他失业并进了监狱。

考察在同样存在着廉价劳动力工厂和未来主义机器人工厂的背景下，马克思的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的市场社会在技术革新方面的独特之处，不仅仅是用机器人取代工人的问题，还包括当工人的工资使他们相对于机器人更具吸引力时，对人类工人的机械化。

在这场人与机器的竞赛中，我们遇到了另一个讽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些希望。雇佣人类总是有优势的，与机器不同，工人会循环利用他们的工资，无论这些工资有多微薄，这有助于确保有市场可以为他们协助生产的T恤和其他产品提供支持。同样地，如果工资下降——当工作变得更加机械化和需要较少技能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总会有那么一天，工资会低到无法支撑他们帮助生产的货品的销售。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市场社会的利益，包括雇主在内的整体平衡，都在于工人抵抗自己的机械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自动化过程破坏利润。这是市场社会基础中隐藏的另一个悖论，尽管大多数雇主都极力反对，但工人自我组织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工会，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和改善更人性化的条件，正是对抗伊卡洛斯综合症的解药。

在星际旅行中，我们的英雄经常发现自己面对着波尔的浩瀚大军，这是一个机械化集体体，其目标是将遇到的每一个物种都转化为他们的一员，对人类的信息是“你们将被同化——抵抗是徒劳的！”相反，抵抗永远不是徒劳的！

机器奴隶还是机器主人？

你可以指出，为了实现全面自动化生产，我们需要开发能够设计和建造新机器的机器。这是正确的。如今，最大的交换价值是由设计师创造的，而不是生产线工人或工头。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购买一部iPhone大约需要600美元，其中只有不到150美元支付给在中国建造该产品的工厂。其余部分被苹果公司保留为所谓的知识产权（IP）。因此，如果我们关于像《黑客帝国》这样的全自动化世界的推测毫无意义，那么如果人类的创新能力和设计不存在的机器和货品无法被机器复制，那么我们关于全自动化世界的推测就是毫无意义的。机器能否发展到足以完成这些任务的程度？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们就能设想一个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完全由一群精明的机器人军队执行，这些机器人不仅作为体力劳动者，还作为发明家、设计师和各种人类所需工作的管理者。与此同时，我们人类都能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生活，在市集里讨论一切事物的意义——只是在这样的未来场景中，没有人被迫去做那些古代女性和奴隶必须做的肮脏工作。相反，我们可能会变成被封装在舱中的活人电池，对我们的奴役状态浑然不觉。

直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我们所知道的是，机器很快将能够完成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想象。在未来几年里，例如，当你通过电话与服务提供商交谈时，很难判断你是与真人还是机器在交流。这将导致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消失。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是否会被新的工作所取代，而这些工作只有人类才能做得很好？

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按照目前的组织方式运行，一小部分人拥有从机器产生的利润中获取收益的权利，那么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们远非理想的世界里，与《星际旅行》中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掌握技术的人们决心利用技术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并增强自己的权力。毕竟，每个雇主的梦想并不是一个无需工作、利润无意义、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由其他机器设计和指挥的机器服务的共同财富社会。他们的梦想是用机器人取代所有员工，但其他人却没有这样做，这使得他们能够积累对竞争对手无法获得的利润和权力，而竞争对手则通过继续雇佣员工来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

如果我判断正确，我们的市场社会不会自然地进化成巨型科技公司坚持认为他们正在带来的《星际旅行》式的社会。我担心等待我们的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即由这些公司中那些极其富有的高层人士而非机器所控制的、更加类似于《黑客帝国》的社会。如果是这样，这不仅仅是一个等待谷歌、苹果、特斯拉、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一个银盘上的勇敢、新奇、美好的世界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交换价值的秘密：人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新型论点。考虑到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是不可避免的，与其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其对财产的法律和权利，以阻止或减缓这一进程，保护我们注定要灭亡的人类，不如采取相反的策略：我们应该拥抱改变，追求使我们成为“后人类”的技术，与即将到来的复杂机器无法区分。换句话说，如果你打不过他们，那就加入他们吧。

要充分理解这一有争议的愿景的含义，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具有自我意志或精神的人类与高级机器人有何不同？

在1982年的电影《银翼杀手》中，主角里克·德克斯特（由哈里森·福特饰演），面临着一个既困难又令人不快的任务，即检测并摧毁从遥远的外星殖民地逃出的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被人类关押，因为人类害怕它们的力量和智慧——并最终回到了地球。问题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这些“复制人”变得越来越先进，几乎与人类无法区分。在洛杉矶这个充满人类的海洋中，德克斯特越来越难以找到他的目标。当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始发展情感和对自由的渴望时，德克斯特的任务变得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在《银翼杀手》中，德克斯特和观众都被迫思考，何为人类。

现在假设你聋了，装了助听器，或者你的脚被机械义肢取代。你还是人类吗？当然，你还是人类。假设我们接着开始用机械器官替换你的各个器官：机械心脏、机械肺、人工肝和肾。你现在还是人类吗？当然，你还是人类。如果现在我们转向大脑呢？比如，我们把微芯片植入大脑中一个关键位置——这与治疗帕金森病患者症状的方式类似，目的是改善你的反应速度——再次，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技术背后，你仍然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西妮娅。

但是，如果我们将你大脑中的另一部分替换掉呢？再替换另一部分？再另一部分？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有某个部分被替换掉，这意味着你不再是原来的你，最终，你会真正成为一台机器人。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定义在你或我身上，哪一部件被替换时会让我们越过界限。重要的是知道，只要我们意识到它的缺失，它就存在。

现在，假设我们不仅对您，而是对全世界的人类都做了这样的事。这就像在《银翼杀手》的世界里，包括里克·戴克在内，所有人都实际上是复制人，或者说，我们没有被矩阵奴役，反而成为了运行它的机器：这是那些设想后人类未来的人所认为的可喜局面。撇开您对这种未来的任何敏感、感伤的反意见不谈，我担心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由机器人组成的社会会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让我们回到《黑客帝国》，问一下，那里的经济与我们所知的经济的主要区别是什么？答案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一切都依赖于交换价值，而在《黑客帝国》的经济体系中，交换价值的概念是荒谬的，没有意义。是的，在《黑客帝国》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需要整个机器军队来维持它，不断用改进的零件替换自己的机器部件，设计新技术，生产新机器，并更新矩阵。但如果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类，拥有判断力和自由意志，谈论机器之间的交换就没有意义，因为那里没有人来赋予这些交换价值。

考虑一下古老的机械时钟。它内部的每一个齿轮和弹簧都独立且协调地运行，以产生正确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复杂能量交换的系统。但说它的部件之间会产生交换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生活在《黑客帝国》的世界或仅由复制人居住的后人类世界，就像是生活在时钟或你的笔记本电脑内部：一个无需人类干预就能构建出奇妙结构、模式、甚至城市等的系统，但无法产生交换价值。

这些城邦更像是蜂巢，而不是社会，其成员更像是蜜蜂而不是公民。它已经无法被称为市场社会。它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

希望的来源

不喜亦然，技术实际上将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出能够完成绝大多数工作的类人智能体。然而，后人类世界既不诱人，也无法支撑经济，解决方案不能是相反的：停止可能让我们摆脱生活琐事、产生清洁能源和合成救命药物的技术创新。让我明确一点：我热爱技术及其为人类和地球带来的巨大好处，正如我确信玛丽·雪莱也热爱科学战胜疾病的想法。但热爱技术与在历史的旁观者位置上自满是两码事，尤其是当人类逐渐被转变为经济的能源提供者时——这至少会削弱维持经济活力的根基。

但谁能阻止机械化生产不可阻挡的驱动，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置于半就业甚至完全失业的境地？谁能扮演圣诞前夜鬼魂的角色，警告我们正在走向的机械化世界中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们，他们正朝着未来的工作方式前进？

讽刺的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并非独自一人，在努力保持人类精神处于主导地位的斗争中。在《银翼杀手》的最后场景中，里克·德卡德与一个他本应终止的机器人女性私奔，这个机器人女性直到他告诉她真相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而她正是他本应消灭的机器人之一。德卡德意识到如果他杀死这个复制人，他将面临失去自己人性的危险，于是决定违背自己的“程序”，与她私奔，并允许他的机器人爱人找到她自己的，不确定的灵魂。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当然可能无法实现，但在一个决心将我们变成机器人社会里，我们不仅会反抗，机器人也可能克服其机械本质的想法，为科技不会必然导致《黑客帝国》中的反乌托邦世界提供了希望，更接近《星际旅行》的可能性。

抛开这些不切实际的希望来源，让我现在转向眼前的真实希望：我相信，至少我个人相信，人类拥有无法耗尽的能力，能够抵抗精神的侵蚀和劳动价值的贬低。毕竟，《黑客帝国》不是关于奴役的故事，而是关于我们抵抗和逃离奴役的故事。另一个希望的来源在于，我们知道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有一个出色的盟友：如果自动化过程过于成功，那么一场像伊卡洛斯式的崩溃势在必行，将终结它。

我们必须当然永远不会忘记，危机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整个世代的生命，而且从来都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同时，我们经济的周期性地震为人类劳动力的复苏提供了机会。破产和危机使得在一段时间内，生存下来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雇佣无家可归的工人，而不是昂贵的新机器人。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恢复。反之亦然。

一个新的和不同的伟大变革

崩盘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早在你出生之前，在所谓的好时期，即银行创造的债务加速增长推动了最终在2008年崩溃的超级泡沫时期，餐桌上的谈话、媒体、国会中的讨论都是虚幻的：中产阶级无休止地谈论房价上涨、成功的投资、坚信危机已成为过去。那是一个悲伤且令人愤怒的时期。虽然我对2008年危机后所引发的痛苦感到震惊和愤怒，但我也记得当泡沫破裂时我有多么宽慰：终于，我们所处情况的真相变得清晰。谦逊可以回归。

当然，让人恼火的是，我们只能通过经济危机的血祭来保存人类的精神和常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推进新的、不同的大变革，确保机器劳动被明智地使用并惠及所有人。那么，这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有一个想法，可以将人类的利益与机器的兴起相协调。简而言之，这个简单而实用的措施是，每家公司的一部分机器将成为每个人的财产——与这部分机器对应的利润百分比将流入一个共同基金，由所有人平等地分享。考虑一下这将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当前，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了总收入中流向工人的部分，越来越多的钱流入了拥有机器的富人的口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最终减少了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因为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但如果利润的一部分能自动转入工人的银行账户，那么对需求、销售和价格的下行压力就会得到缓解，使全人类都成为机器劳动的受益者。

只要高技能的人力劳动仍然必要，用于设计制造其他机器的机器，全面自动化生产过程就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描述的方式分配利润的影响将是确保价格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结果是产品变得越来越实惠。

如果生产过程真的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人类不再需要参与设计或制造其他机器人的机器人，那么所有价格和收入都将逐渐下降，直到每一件产品都像空气一样丰富：丰富到无需支付，无论它多么珍贵。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像星际旅行中的皮卡德船长那样自豪地说：“人们不再沉迷于物质的积累。我们消除了饥饿、欲望、对物质的需求。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童年。”

即使你可能觉得我已经失去了方向，沉溺于科幻幻想之中——正如许多人告诉你的那样——不用担心。我身处优秀的同行之中。在他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中，有史以来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写道：“对金钱的占有欲……将被认识到它的真实面目，一种相当恶心的病态，一种半犯罪、半病态的倾向，人们在颤抖中将其交给了精神疾病专家。”

尽管他在1930年写下这些时，完全自动化的生产方式还远比不上今天看来那么实际，但凯恩斯听起来就像是柯克舰长，你不是也这么认为吗？

把事情说得尽可能清楚和直接：作为物种，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充分利用我们的技术潜力，同时避免定期破坏大量人类的生计，并最终使我们自己成为少数人的奴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在我们创造的机器之间重新分配它们能产生的财富，通过这些机器的部分所有权。我想不到其他方法能让人类社会从其创造物的奴隶转变为它们的主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阻碍我们的是那群极其小众但极其强大的少数人，他们拥有现有的机器、土地、办公楼，当然还有银行。面对他们的抵抗，我们该怎么办？

在最后两章中，我希望说服你，对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答案，无论我们是在审视机器的崛起（如本章所做），还是经济的生命线，即货币（如下一章将探讨的），或是我们物种的生命线，即环境（如最后一章将探讨的），答案都是相同的。

忍耐一下，答案很快就会出现。

第七章 ·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 套利
- 致癌货币的出现：香烟
- 货币的交换价值：战俘营中的通货膨胀与紧缩
- 利率：资金的价格在营地
- 高期望
- 从香烟到政治资金
- 战俘营经济与货币化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 去政治化的尝试：比特币
-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结论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当局根据战俘的来源地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待遇。他们杀害了来自俄罗斯、罗姆人，当然还有犹太人的战俘。另一方面，他们给予英国、英联邦、美国和法国的战俘国际公认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

1941年，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理查德·拉德福德被德国部队俘虏，并被关押在西方战俘营中。当战争结束时，拉德福德利用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训练，花时间记录了他战俘营的生活经历。

在营地中，不同国籍的囚犯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建筑里，他们通常可以在这些建筑之间自由移动。红十字会监督他们的生活条件，并定期从其瑞士总部提供包裹。这些包裹通常包含食物、香烟、咖啡、茶、一块巧克力等。红十字会包裹的到来打破了营地中的单调生活，尤其是对于烟民来说，他们对此充满期待。尽管囚犯们的喜好差异很大，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包裹对所有囚犯都是相同的。最先发现利用这些口味差异获利机会的是几位精明的法国军官。他们知道，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他们喜欢咖啡而不怎么喜欢茶，而对普通英国人来说则相反，他们建立了不同国籍囚犯之间的定期交换货品。

红十字会卡车卸下货物后，这些聪明的法国商人接近了他们的同胞，从他们那里借走了包裹中的茶叶，并承诺以等量的咖啡作为回报。然后他们去了关押英国战俘的建筑，用茶叶交换了咖啡，之后将咖啡如承诺的那样返回给了他们的法国同胞。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

法国商人获得的利益是以他们自己保留的咖啡的形式。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通过向同胞提供比英国人为了以相同数量的茶交换而愿意提供的咖啡少。

套利

在经济术语中，法国商人实际上为从他们那里购买的茶叶支付的价格低于他们向爱茶的英国人收取的价格。当然，价格是以盎司咖啡来衡量的——标定的——而不是以英镑、马克或美元来衡量，因为营地的囚犯实际上没有货币，但以咖啡来衡量。在经济学术语中，这种在不同市场以较低价格购买并在另一个市场以较高价格销售的做法被称为套利。

其他人很快跟风，也开始这样做。交易者之间的竞争越大，他们用咖啡换取法国囚犯的茶，以及英国人支付的茶的咖啡数量之间的差异就越小。这种差异——或者说价差——就是交易者的利润所在。价差越小，他们的利润就越低。

考虑帕斯卡，一个后来者进入这个行业。为了说服他的同胞将茶叶卖给他而不是他的更成熟的竞争对手，帕斯卡被迫提供给他们比他们通常在同等数量的茶中可能获得的更多的咖啡作为交换。这似乎是他为他们的茶叶提供更高的价格。随着其他人跟随帕斯卡以获得或保持市场立足点，法国建筑中的茶叶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交易者的（咖啡）利润。同时，在英国建筑中也进行着类似的定价谈判，直到最后在法国建筑中成为常识，他们的茶叶在英国建筑中能买多少咖啡，而在英国建筑中也成为了常识，他们的咖啡在法国建筑中能买多少茶叶。

在这个阶段，帕斯卡和其他所有法国商人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用支付比英国人少一点的咖啡来换取同胞的茶叶，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茶叶和咖啡的价值。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商人帮助确定了茶叶的价格，同时也使自己失去了工作。

各种货品在营地中迅速交易，大多数囚犯都参与了这个自发的、跨国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中，每个人都在试图在营地的不利条件下获取尽可能多的舒适。随着囚犯之间的贸易发展，各种货品的价格稳定在经济学家所说的平衡点附近。在达到平衡点之前，交易者根据他们的谈判技巧和销售能力获利——有人用10克咖啡买一块巧克力，而另一个人则能用15克咖啡卖出一块巧克力——但随着交易继续进行，竞争缩小了价格差距，价格稳定，利润崩溃，熟练的交易者失去了所有优势。现在，他们必须想出新的交易方式——换句话说，新的市场——如果他们想要利用他们的交易技巧。

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的稳定化，得益于营地周围公告板的存在，交易者在公告板上发布报价，例如，“我以10块巧克力的价格出售100克咖啡。”囚犯因此可以一眼看到可用的价格，并知道不要接受9块巧克力来换取相同数量的咖啡，这有助于在整个营地地区建立稳定的市场价格。你有没有在电影或电视中注意到交易员在银行或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室里使用的那些大型屏幕？这就是所谓的彭博屏幕，在这些屏幕上，原油、黄金、公司股票和政府债券的价格实时变化，本质上是拉德福德战俘营公告板的更高级版本。它们的工作是促进交易并消除价差，从而消除套利的机会。

致癌货币的出现：香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的交易变得更加复杂，直接交换的系统——茶换咖啡，咖啡换巧克力——证明是拖沓的。

想象一下，比如，一个加拿大人提供一百克咖啡作为十块巧克力的交换。一个想要咖啡的法国人，没有巧克力，但有茶，需要做一些研究，才能提出这样的提议：“我想要你的咖啡，但我没有巧克力。不过，我认识C5大楼里的一个苏格兰人，他用十五克茶换一块巧克力。那么，你给我那一百克咖啡，作为回报，我给你一百五十克茶，你可以用这些茶和苏格兰人交换十块巧克力。

一开始就是这样，但很快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某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了中介，可以调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易。实际上，它成为了货币。显然，香烟是营地中最畅销的货品之一。吸烟者，由于对尼古丁的上瘾，会像卖灵魂给魔鬼一样，为了得到更多的香烟。因此，非吸烟者处于极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包装中也含有香烟——对他们来说，这些香烟没有体验价值，但具有巨大的交换价值。立即，香烟对吸烟者来说因其体验价值而需求高涨，对所有人（包括非吸烟者）来说，也因其交换价值而需求高涨。

在营地中，香烟最终被确立为衡量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的单位，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为什么是香烟？哪些货品最终演变为货币单位，这一部分取决于机遇，部分取决于它们具有某些基本属性。它们必须耐用，不会像面包或鱼那样腐烂。它们必须便于携带，最好是口袋大小。它们必须易于分成更小的部分。而且，它们的吸引力必须在整个社区中均匀分布。

拉德福德的叙述描述了香烟如何从一种简单的、致癌的货品转变为具有三种独特属性和角色的特殊商品。首先，它们是烟民渴望的尼古丁来源。其次，它们作为交换的媒介和衡量标准，使得价格的简单、即时比较变得容易。第三，香烟可以被藏匿，为囚犯在战俘营的艰苦条件下提供了创造交换价值的“小金库”的机会。

这最后一种使用香烟作为交换价值的储存方式，可能是最引人入胜的，因为它的影响超越了便利和贸易简化领域：当囚犯有机会为雨天储蓄时，新的机遇和风险随之出现。一个明显的机会是，有可能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香烟借给另一位囚犯，并以利息为回报。这种做法带来的风险是，借香烟的囚犯可能无法归还，这被称为违约风险。例如，借款人可能会用掉所有的香烟，甚至全部抽完，从而无法将它们归还给债权人。

但另一个风险来自其他地方。

货币的交换价值：战俘营中的通货膨胀与紧缩

当我还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曾听大人说过一些我无法理解的话。我怎么努力都听不懂，甚至当我自以为理解了，向朋友解释时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个大人说了什么？他说，当时我们使用的货币，一张一千德拉克马的钞票，制作成本只需要二十德拉克马。这怎么可能值一千德拉克马呢？当我只花了二十德拉克马的成本时。

你可能比我聪明，但请让我解释这个谜题，放在拉德福德战俘营的背景下。定期，红十字会会在囚犯的包裹中多放几根香烟，但保持巧克力、茶和咖啡的数量不变。当额外的香烟到达时，每一根香烟现在购买的咖啡、巧克力和茶都更少了。为什么？因为总体上，更多的香烟现在与相同数量的咖啡和茶相匹配，每一根单独的香烟与更少的咖啡和茶相匹配。相反的情况也成立：与红十字会放在包裹中的其他货品相比，香烟数量越少，每一根香烟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就越高。简而言之，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与生产成本无关，而是与它的相对丰富或稀缺有关。

想象一个囚犯一直在囤积香烟，打算做一笔大交易，结果红十字会突然向囚犯们送来了成吨的香烟。突然间，他囤积的香烟变得不值钱了，他的节俭和禁欲都白费了。

我们看到，拥有货币可以无限制地润滑交易，帮助经济更快地移动更多商品。另一方面，货币要发挥作用，需要信任和信念：相信每个人都会继续接受它作为任何商品的回报，而这种信任又基于对货币交换价值将得到维持的信念。在你的第二语言希腊语中，货币（nomisma）这个词既包含了思考（nomizo）的动词，也包含了法律（nomos）的名词，这并非偶然。确实，赋予硬币和纸币价值的是接受它们的法律义务，以及相信它们以及它们将保持其价值的信念。

某晚，盟军轰炸机对营地所在的区域进行了猛烈轰炸。炸弹越来越接近，有些甚至落在了营地内部。整夜，囚犯们都在担心是否能熬到天亮。第二天，香烟的交换价值飙升！为什么？因为在那漫长的夜晚，他们被爆炸的炸弹和焦虑所包围，不停地抽着香烟。到了早上，香烟的数量相对于其他货品大幅减少。如果之前买一块巧克力需要五根香烟，现在只需要一根香烟就能买到那块巧克力。

简而言之，轰炸导致了所谓的通货紧缩——由于货币数量相对于所有其他货品的减少而导致的所有价格下降。相反，由于整个系统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普遍价格上涨，称为通货膨胀。

利率：资金的价格在营地

1942年，战争的结局仍无法预测，囚犯们担心可能需要多年才能返回家园，营地地区的物价相对稳定。他们相信，营地原始的经济体系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些人——那些最具商业头脑和积累了最多财富的人——开始扮演银行家的角色，提供贷款，期望在死亡或自由到来之前能够收回他们的储蓄。

如果说，Xavier 咖啡喝完了，又不够钱买烟，他可能会去找这些银行家之一，向他们借贷十根烟。银行家会提议，只要在下个月，当红十字会的包裹到达时，Xavier 承诺归还十二根烟作为回报——每月的利率高达 20%。Xavier 会同意吗？如果他更痛恨在一个月内无法喝咖啡的等待，而不是之后比原本拥有的烟少两根，他会同意。

通货总量的预期波动显著影响了利率。例如，如果银行家们预计下个月将有大量的香烟运送到营地，导致这些香烟的交换价值下降和价格上涨，他们就会提高收取的利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一个月后，同样的数量的香烟价值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经济体系中，借贷资金的成本——即利息——取决于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包括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举例来说：银行家预测每根香烟的交换价值将下降10%，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将发生，以香烟计价的货品价格将上涨10%。在过去，他愿意以10根香烟作为贷款，下个月换回12根。现在，他计算出每月20%的利息率只会给他带来20%的增加，但实际上只有10%的增加。这个数字，直觉上被称为实际利率。显然，如果银行家想要保持相同的利润水平，他将不再愿意以20%的利率贷款香烟。那么他会接受什么呢？每月30%的利率，这比他正常的利率增加了10%，以弥补他货币价值减少的10%。

如果你在一些乏味的新闻报道中听到有人评论说，“由于通货膨胀似乎正在上升，利率可能会上升”，那么你再也没有借口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了。拉德福德的战俘营是你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

高期望

天气和其他自然现象并不关心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或我们预测它们会如何。如果要下雨，无论国家气象局说了什么，无论你我预期如何，都会下雨。但正如我们从卢梭的猎鹿和两个俄狄浦斯市场中所知，经济与自然不同，它受到我们对其看法的影响、冲击，并且确实被塑造。拉德福德的战俘营极好地展示了这种相互依存性，特别是与货币价值有关的部分。

前线的消息对战俘营的经济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当囚犯们——通常是通过在看守背后搭建的简易收音机——得知德国军队在俄罗斯取得进展时，他们认为自己将长期被囚禁。因此，价格趋于稳定。但当他们开始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预示着他们的解放和小经济体系的消失，银行家向储户提供的利率（而不是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因为没有人愿意储蓄。

当前线抵达德国边境时，红十字会的包裹停止送达。得知战争即将结束，囚犯们抽起了他们积攒的香烟，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仍欠银行家的债务，也化为乌有。在美军打开战俘营大门之前，这个小经济体系已经崩溃。

这清楚地表明，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经济终将衰落，货币化的经济就无法维持。一切依赖于对经济持久性的信任，因为对崩溃的预期本身就足以以一种类似于俄狄浦斯式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导致经济崩溃。

所有经济体系，从拉德福德战俘营中的经济到我们今天的经济，都是如此。然而，在营地和我们市场社会的货币运作方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在战俘营中，红十字会控制着“货币”供应，尽管其工作人员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尽可能地向战俘提供他们能提供的东西，专注于人道主义工作，而不考虑营地的经济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营地货币体系的最终权威是真正公正的。

唉，在我们的市场社会中，这远非实际情况。

从香烟到政治资金

香烟在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和监狱中成为了货币单位；对于那些自由的人来说，他们有更广泛的选择材料。贝壳、盐和铁等贵金属都曾被使用。黄金的神奇化学性质，防止其腐蚀并保持其光泽，使其成为永恒的首选。当纸币首次取代金属硬币，至少在较大面额时，人们感到震惊——正如我难以理解一张制造成本为20德拉马的纸张为何能值1000一样。从那以后，随着钞票变得越来越小且轻薄，货币变得越来越不具实体感，甚至完全消失；如今，我们越来越熟悉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转移货币的想法。但正如在拉德福德营地中的香烟一样，使货币发挥作用——赋予它货币价值——的是信任。

自古以来，统治者必须保护人民对货币的信任，往往还要防止自己的贪婪。正如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看到的，那些作为对农民的粮食债务和货币单位的记录的刻字贝壳，如果统治者发布了不切实际的粮食数量承诺，或者未能控制提供贝壳和在上面书写数字的官员，那么它们会立即失去信誉。同样适用于铸币，问题在于它们包含了多少贵金属（如黄金或白银）。伪造者有动机将硬币熔化并用含金量或含银量较低的材料重新制作，保留差额。这种做法导致的普遍怀疑阻碍了交易，因为人们在接受声称具有特定兑换价值的硬币时会三思，而实际上它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价值。

为了反驳怀疑，当局会在硬币上压印图案，通常为统治者的肖像，以此证明流通中的硬币受到君主的持续监督。例如，在古希腊，城邦有严格的规则和官方的检验中心，在港口和市场周围，使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对硬币进行随机检测——以及其他商品如葡萄酒，确保其纯度和酒精含量。伪造硬币的处罚极为严厉，从鞭刑到死刑不等。鉴于预防胜于惩罚，人们在硬币上使用越来越复杂的图案，描绘令人畏惧的神祇或暴君，希望以此领先于伪造者。

那一切都很好，不错，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谁来保护我们不受保护者的伤害？”发行货币的权力往往对那些不完美的统治者来说，诱惑太大，他们无法不滥用。他们面对的欺骗公众的激励是强大的。每当他们想要发动战争、建造新的寺庙或宫殿时，减少硬币中贵金属的含量以生产更多硬币的诱惑难以抗拒。

当然，他们的臣民并不愚蠢：他们学会了如何区分旧币和新币。但很快，劣质的硬币就将良币种挤出了流通市场，人们囤积良币种，或者熔化它们以获取相对丰富的银或金。但随着大量额外和贬值的货币流通，每一枚硬币的价值都变得不如以前，不再值那么多小麦、玉米或肉类。通货膨胀开始蔓延；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和储蓄价值缩水，经济开始衰退，如果对货币的信任完全消失，整个货币体系都将面临危险。例如，罗马帝国的衰落就充满了这样的事件。

因此，许多人感到他们的统治者、政府和政治家无法承担这样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决定应该尽可能远离权力欲望者的阴谋诡计——是的，过去和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些贪图权力的人，他们将自己伸进了公共利益的池塘。

感谢时代有所改变。通过一系列起义，法律被统治者施加给被统治者，限制了国王掠夺臣民、随意征税、没收土地以及在他们反抗时将他们监禁的能力。税收不再仅仅是向穷人征税以进一步富人，而是成为资金来源，用于资助惠及更广泛人口的各种项目。甚至富人也开始意识到，福利国家是防止失去财产、失去安宁，甚至失去自己头颅的极好保险政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费用？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富人从不喜欢支付必要的税收，穷人也负担不起。那么，接下来呢？剩余

第四个章节中我们看到的一个选项是，通过赤字融资的国家支出，或称为公共债务。另一个选项是创造更多的货币，可以通过银行或国家设立的中央银行来实现，中央银行用于资助国家自身以及在银行需要资金时资助银行。这两个选项都有其缺点。政治家们不喜欢公共债务的增加，因为他们的对手会对此大加攻击，指责政府将他们的孩子置于未来税收增加的境地，只是为了偿还债务。因此，一种趋势是私下指示中央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以支付社会迫切需要的事项。

但就像在拉德福德营地的战俘，他们积累了大量的香烟，不喜欢红十字会带来的新香烟，因为这削弱了他们自己的购买力，富人阶层一直激烈地反对这种解决方案。他们引用了罗马帝国的衰落，部分归因于失败的罗马皇帝对货币的贬值，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使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剥夺政治家指导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的权力。但暂时不考虑以这种方式去政治化货币是否真正可取，这是否可能？

战俘营经济与货币化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注意到拉德福德的战俘营经济与我们自己的经济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在营地中，货币是钱，而钱也是货币——香烟的库存充当了货币的库存，而货币库存是唯一存在的货币。然而，在战俘营的铁丝网之外，货币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流通中的硬币和纸币的数量。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简短：多亏了银行家们能从无中生有的魔法般的力量，创造了货币。正如你所记得的，当米里亚姆获得了一笔五十万美元的贷款时，这笔钱直接出现在她的银行账户中，它从未以货币、硬币或纸币的形式存在。但它确实是钱，她用这笔钱购买了自行车修理店所需的设备。在市场社会中，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米里亚姆将生产价值五十万美元的自行车，再加上额外的费用来支付银行的利息和赚取利润。相比之下，在战俘营中，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将债务转化为这种方式的利润。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营地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但与市场社会完全不同，因为战俘们消费的一切都不是在其中生产的。

让我们也回忆一下，银行家们创造货币的魔力以及市场社会的整体需求，是如何产生对公共债务的迫切需求——正如我所描述的，这就像机器中的幽灵。正是公共债务为经济的整个运行提供了基础设施，当回收过程放缓时，它会提振这一过程，为那些过度兴奋的银行家提供了他们“最流动的资产”，也就是当他们过度放贷时，维持经济稳定的关键。反过来，公共债务促使政府更加迫切地征税，至少是为了偿还公共债务的一部分。在拉德福德的战俘营经济与市场社会的经济之间，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中债务和税收与货币供应无关，而在后者中，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毕竟，实物货币最初并不是为了促进交易而产生的，就像在拉德福德的营地那样。它被发明用于记录债务——富有的统治者利用这些债务来支付纳布克这样的穷苦农民，以及征税。因此，尽管统治者一直被诱惑通过贬值货币来谋取私利，但他们总是因为担心这会降低他们所收到的税款价值而受到约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如果货币被去政治化，如果其供应与政治世界分离，那么以下所有决策都必须独立于政治：政府支出多少以及用于什么；国家征收多少税以及从谁那里征收；银行家应该被允许逃避什么；当银行家破产时如何处理。这些决策本身就是政治的定义，由寡头集团做出时，它们可能是不民主的，但它们永远不会是无政治性的。

再提醒您一次，为什么拉德福德的战俘营中的货币是无政治性的：因为其供应来自一个独立的来源，即红十字会，而红十字会并不知道它为拉德福德和他的战俘同伴提供了货币。在其他地方，控制货币供应的当局非常清楚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他们了解自己决定的可能后果，问题不再是他们是否应该无动于衷地行动（他们不能这样做），而是他们是否应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行动。

几乎所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正式独立的。在这些国家中，货币是否已经去政治化，中央银行不再受选举官员的监督或影响？考虑到货币与债务（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以及税收等完全政治性事务密切相关，答案是否定的。当中央银行脱离选举官员时，真正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不是拥有一个像红十字会一样中立的中央银行，而是最终得到一个决策同样政治化的中央银行，只是不再受国会监督。结果，它们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强大的非选举少数派的政治和金融实力：寡头和银行家。

去政治化的尝试：比特币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2008年，那时你只有四岁，银行家们的泡沫突然破裂。如此多的工作、家园和希望的丧失，使西方社会对金钱主宰——私人银行家、负责市场经济的政客，以及理论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当全球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家，所谓的G20，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救助银行家时，全世界的公民都愤怒了。一些人开始梦想一种新的货币形式，这种货币与拉德福德战俘营中的香烟类似：去国家化、非政治化，远离权力的中心；一种由人民创造、为人民服务的货币，银行家和政府都无法操纵。

在数字时代之前，谁会发行货币并调节其数量和质量，如果不是政府或中央银行呢？这样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之前无法回答，但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人们对于民主、安全和诚实的无实体形式的数字货币，只存在于我们的电脑和智能手机中，不受任何中央控制的愿景，在具有反权威倾向的先进思想中日益增长。挑战始终在于：与我无法吃掉或重复花费的香蕉或一百美元的钞票不同，任何数字内容都只是硬盘上的数字字符串，因此可以被任何人复制和倍增。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和你创造我们想要的任何数量的货币，我们如何跟踪每个人有权花费的金额？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数字货币将立即因不信任和超通货膨胀而崩溃。

2008年11月1日，在这次崩盘发生几周后，一个聪明的答案被发送到一个在线聊天室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这封邮件由 Satoshi Nakamoto 署名，这是一个隐藏了一个人或团队身份的假名，至今仍未被揭露。在这封邮件中，Nakamoto 展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计算机程序——一个算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成为了一种新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基础：所谓的比特币。

在 Nakamoto 的电子邮件之前，所有其他解决方案都需要某种中央权威。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如 Visa 或 Mastercard，通过创建中央数字表格来解决这个问题。每次您使用我的信用卡在亚马逊上支付时，都会从我名字和账户号旁边的中央表格或账簿中扣除一定数量的美元，并将其放到同一中央表格的亚马逊名字和账户号旁边。在我每次购买之前，中央系统会检查我名字旁边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以确保我不会重复花费同样的钱。

中本聪算法的魅力在于，它消除了由中央机构运行的账本，同时仍然能够确保单一货币单位绝不会被复制或花费两次。“谁会负责监督交易呢？”你一定会问。令人着迷的答案是：每个人！整个使用比特币的社区会通过各自提供一部分计算机的容量来共同承担这一任务。每个人都会观察其他人的交易，确保交易的有效性，同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观察谁的交易，从而保护了隐私。全世界的许多人对此感到兴奋并参与其中。

比特币经历了一些可怕的初期问题。尽管没有人能够破解中本聪的算法，但是一些邪恶的商人利用人们担心自己的电脑可能被黑客入侵，以及黑客会带走他们辛苦赚来的比特币的恐惧心理。这些商人向拥有大量比特币的客户提供了一项服务：通过将他们的数字串存储在超级安全的服务器上（电子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比特币，并收取少量的费用作为回报。是的，你猜对了：一两个不道德的保管人随后在夜晚消失，携走了数百万美元的其他人的比特币。

这个故事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它提醒我们为什么金钱，以及必须始终是政治的。金钱具有政治性，并不是比特币支持者会质疑的。他们对比特币和其他所谓的加密货币的热爱，源自他们认为这些货币具有反体制、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本质。这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然而，比特币支持者不喜欢我接下来要说的：金钱可以与国家和导致政府及其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保持分离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结论

当大规模的比特币被盗丑闻爆发时，许多人将其视为货币存在缺陷的证据，因为没有人能保护使用它的人免受欺诈和盗窃。如果盗贼闯入普通银行并携巨款逃走，法律会确保您的存款安全，但鉴于比特币不受任何国家管辖，没有人会来救援您。

无国家支持的用户保险方案的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毫无疑问。我们可能不喜欢它，但国家最终是我们对抗有组织犯罪的唯一保险政策。然而，这并不是无国有的货币如比特币最严重的弱点。它们最大的危险性弱点在于，基于这样的理念：为了防止政府或银行家操纵干预，货币供应不应有任何干预，因此无法根据危机调整系统中的货币总量——这使得危机更加严重，正如我们所见。

比特币的算法规定，现存比特币的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更精确地说，数量会缓慢增长，直到达到一个准则级别的数量，确切地说是2100万个比特币，大约在2032年某个时候。但这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这使得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其次，当危机发生时，要缓解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让我们先看看为什么比特币的固定数量会增加危机的可能性：所谓的通缩效应。随着企业生产更多产品，每枚比特币将相对稀缺，因此价值会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以比特币为单位衡量的每辆车或电子产品价格下降速度将比自动化所决定的速度更快。这将在所有领域发生：价格通缩。这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工资下降速度超过价格，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这意味着工人只能购买更少的增加产品。由于比特币的通缩效应导致的销售下降，为银行家们的过度乐观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并更容易引发崩溃。

崩盘发生后，比特币驱动经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出现了：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无法重新刺激经济。在崩盘之后，当银行家们从未来创造出来的钱未能实现时，政府必须迅速填补这部分缺失的货币，救助银行（而不是银行家），并用于帮助穷人、公共工程等。

除非迅速采取行动增加货币供应，否则破产的连锁反应将使每个人都陷入类似于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但在比特币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比特币的供应量是固定的，且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范围。

这不是猜测。这是在1929年股市崩盘前后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决心保持货币供应与所持有的黄金量成不变的比例——这就是金本位制，它与比特币背后对政治资金的厌恶精神非常相似。只有在1931年的英国政府和1933年罗斯福所谓的“新政”政府解除了货币数量与黄金储备之间的联系后，才有所缓解。

当然，一旦政府或中央银行管理货币供应，政治资金就回来了。

结论

控制货币供应是我们避免一方面陷入泡沫、债务和不可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陷入通缩和停滞不前的深渊的唯一微弱希望。但任何这样的干预措施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一方面影响富人和拥有财产的人，另一方面影响穷人和无权者，因此它永远无法公正。接受金钱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它文明化：民主化它！将控制权赋予人民，基于一人一票的原则。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可辩护的方式。

当然，为了使我们的货币民主化，我们首先需要使我们的国家民主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当我完成这一章节的写作时，我问你的祖父，也就是我的父亲，香烟是否在1946年至1949年的希腊内战期间，在马孔尼斯和伊卡里亚岛成为货币单位。他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的政治囚犯生活。我想问这个问题部分是为了了解Radford的战俘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惊讶，我必须说。营地

“不，”你的祖父说，“我们分享了我们每个人收到的任何包裹。有一次，尽管我不抽烟，我让我的姑妈给我寄了香烟。我一收到，就转给了抽烟的人，没有期待任何回报。就是这样的。我们互相帮助。”

这里有一个教训，但让我留给您去发现。

第八章 · 愚蠢的病毒？

- 愚蠢的病毒？
- 交易价值 vs. 地球
- 白痴：原本含义
- 私有利益与行星利益能否结合？
- “求更多的市场！”
- 市场解决方案的讽刺
- 唯一的实际解决方案：真正的民主

愚蠢的病毒？

在《黑客帝国》中，一群人类成功逃脱了机器人的奴役，他们四处活动，抵抗机器人的追捕。他们的领袖名叫莫菲斯。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莫菲斯被机器人捕获，机器人以人类角色“史密斯特工”的形式出现于矩阵的虚拟现实之中。在史密斯特工残酷地审问莫菲斯之前，“他”解释了为什么人类让“他”感到不适：“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种哺乳动物本能地与周围的环境达到自然的平衡，但你们人类并不……这个星球上还有另一种遵循相同模式的生物。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病毒。人类是这个星球上的疾病，是这个星球上的癌症。你们是瘟疫，而我们是解药。”

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来看，人类自视甚高。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形象和完美无缺的造物。作为唯一拥有语言和理性天赋的哺乳动物，我们自认为是半神，地球的主宰，有能力将环境适应我们的需求，而不是被迫适应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机器——我们创造的产物——反过来与我们对话，就像史密斯特工对莫菲斯说话那样，感到困扰。最糟糕的是，我们内心深处害怕史密斯特工是对的。

我甚至可以说，他对我们特别宽容。毕竟，有些病毒不会破坏宿主细胞，而我们似乎完全致力于破坏我们的宿主环境。我们导致了动植物的大规模灭绝，破坏了地球三分之二的森林，造成了酸雨，污染湖泊，侵蚀土壤，完全堵塞或排干河流，并将大气中充满二氧化碳，这种二氧化碳正在酸化我们的海洋，杀死珊瑚礁，融化冰盖，提高海平，破坏气候，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安全。我们已经严重危及生物圈，我们唯一的避难所，我们就像——在字面上——那些自己毒害氧气供应的宇航员。谁能怀疑史密斯特工是正确的呢？

你告诉我——你有权利这么认为——特工史密斯并不存在。他是编剧们想象出来的产物。正如克里斯托弗·马洛创作了《浮士德博士》和玛丽·雪莱创作了弗兰肯斯坦博士来唤醒我们的良知并发出警报，也许特工史密斯作为虚构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并非只是威胁地球的癌细胞或病毒，我们是一个有良知的物种，一个能够自我批评和反思的物种。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些杰出的美德是有价值的。

交易价值 vs. 地球

市场社会的出现伴随着交换价值对体验价值的胜利。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胜利产生了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无数的苦难，导致了大规模的机械化，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能够制造的产品数量，同时将工人和雇主都变成了机器的机械化仆人。它还完成了另一件事：它使我们这个物种与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处于冲突之中。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夏天，爱琴海的岛屿上。突然，三架消防飞机从我们家上空飞过，朝伯罗奔尼撒半岛飞去。我们看着它们飞走，远处，一团黑烟升起，越过帕农山脉，像一条被施了魔法的蛇，逐渐遮蔽了烈日，创造出一种奇异的、反乌托邦的黄昏。无需打开新闻，我们就能知道眼前正发生着重大的灾难。但当我们的内心沉沦时，在经济层面上，市场社会的健康状况却在迅速上升。不是因为森林火灾，而是因为森林火灾。

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这是真的：根据多种衡量标准，我们的生物圈的痛苦对经济有益。首先，那些在山腰上燃烧的松树没有交换价值。无论它们对在它们树荫下散步的人、享受树脂的香味、聆听树梢间微风的音乐所具有的体验价值——这种价值无法计算——但它们的交换价值为零，因为它们不是可以买卖以获取利润的商品。从经济角度来看，无论燃烧了多少树木，无论景观多么被烧焦，无论有多少动物在火焰中遭遇悲惨的命运，都没有损失交换价值。

在另一方面，飞过我们房子的飞机燃烧着煤油，这是一种高价值的燃料，现在被添加到提供这种燃料的石油公司的收入中。同样，消防车向燃烧的森林冲去时消耗的柴油也是如此。当需要重建被烧毁的房屋或受损的电线时，建筑工人工资的价值和涉及的材料都是经济引擎的额外燃料。看到问题了吗？

人类是掠食性动物，我们长期以来就有猎杀依赖的动植物直至灭绝的趋势。破坏我们的环境并非新鲜事。在复活节岛上，古代人类居民仅留下的遗迹是他们留下的一系列巨大的雕像，在饥荒迫使他们放弃岛屿之前。树木的砍伐使土壤松动，导致在下雨时土壤流入海洋，使土地变得过于干旱，无法维持文明的生存。然而，在我们大部分历史中，这样的灾难是孤立的事件。在市场社会兴起并成熟——在交换价值战胜体验价值并导致工业革命之前——史密斯先生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公平的。

例如，以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为例，这本书就是从他们开始的。确实，在英国人到达之前，他们已经灭绝了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所有大型哺乳动物，但随后他们设法与环境达到平衡，保护森林，适度消费鱼类、鸟类和植物，以保护自然财富。然而，在英国殖民者到来后的短短一百年里，他们围困了土地，驱逐了他们，并将其置于市场社会的法律之下，五分之三的森林已经被破坏。如今，澳大利亚的土地因矿产开采和集约农业的侵蚀而受伤，河流床干涸并被盐分填满。位于大陆北部的澳大利亚大堡礁——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活体结构——现在正在死亡。

森林大火例子表明，将交换价值置于一切之上的社会，实际上是在严重和犯罪地低估环境保护的价值。如果一棵树或一个微生物没有交换价值，我们的市场社会会将其破坏视为无意义。如果从其破坏中可以获取交换价值，我们无法迅速行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白痴：原本含义

想象一条有鲱鱼的河流。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鱼都抓走，这些鲱鱼将会消失。如果我们一次抓几条，它们会永远存在，因为它们会年复一年地繁殖。现在，让我们看看如果捕鱼不再受到理解河流微妙平衡的社区习俗和传统的调节，而是由市场社会的法律来调节，会发生什么情况。

假设每条鲱鱼的交换价值为五美元。如果每位个体渔民仅被个人利益所驱动，那么他们将一直捕鱼，直到他们投入的时间和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他们来说略高于从鱼中获得的交换价值。那么，时间的交换价值如何量化呢？假设每位渔民每小时捕鱼时，会损失在附近工厂工作能赚到的十美元。只要他每小时能捕获多于两条鱼（每条鱼可以卖五美元），那么对他来说，捕鱼鲱鱼而不是在工厂工作才是最有利的。

钓鱼的人应该都知道，你捕获的鱼的数量与周围钓鱼的人数以及他们钓鱼的强度成反比。简单来说，如果你是唯一一个钓鱼的人，那么捕获鱼会容易得多。你只需要将网投入水中，就能连续捕获五到六条鱼。但是，钓鱼的人越多，钓鱼的次数越多，捕获鲱鱼就越困难，因为每次成功的捕获都会减少可供捕获的鱼的数量，因为你们都在追逐剩下的鲱鱼。

如果你作为一个由一百名渔民组成的社区一起工作，你们可以同意，每个人每天只捕鱼一小时，总共捕获两百条鲱鱼，并分享它们——每天每人两份。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每个有创业精神的渔民都在与其他渔民竞争，这样的协议违背了竞争的精神（有时甚至是法律）。即使在当地的酒吧里，一百人都同意理论上限制自己每天只捕鱼一小时是明智的，但在实践中，你将被迫捕鱼两小时——第三小时、第四小时、第五小时等等，只要每增加一小时，你就能捕获至少两份额外的鲱鱼。

起初，总捕获量可能很大，远远超过两百条鲱鱼。但很快，当一百名渔民花费数小时捕鱼时，鲱鱼变得稀少，几乎从河中消失。在某个时候，为了各自捕获两百条鲱鱼，渔民们不得不每天全天候捕鱼，而不是如果他们遵守协议，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

这不是精心策划的愚蠢的绝佳例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描述。但当我们假设利润动机是人类的自然特质时，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后果：它成为我们行为的指导力量，尽管它实际上是市场社会的相对近期的发明。我们不仅有沦为福斯塔夫博士或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命运的风险，还有可能重复出埃斯特角人的失误，只是这次是在行星尺度上。正如你知道的，鲱鱼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同样地，由企业利润驱动的大型工业集团，只要污染和剥削导致净交换价值，就会滥用环境，将我们的星球置于燃烧之中——不是在地狱，而是在我们自己制造的烤箱中。

在古希腊，那些拒绝用普通方式思考的人被称为白痴 (idiotis) ——一个自顾自的人。古雅典的谚语说：“作为诗人，中庸之道；作为白痴，过度放纵。”18世纪，对古希腊文本充满热情的英国学者赋予了白痴这个词当前的英语含义——傻瓜。在这些意义上，我们的市场社会已经将我们变成了傻瓜。

私有利益与行星利益能否结合？

当然！土著人做得很好，他们合作得非常出色，无需整天打猎和捕鱼来维持生活，而是将空闲时间用于仪式、讲故事、绘画和朗诵。作为个人，但同时也是力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他们实现了真正的幸福感，这让许多遇到他们的英国人都羡慕不已。

同样地，在欧洲，尽管其人口密度远高于澳大利亚，人们还是设法在市场社会兴起之前，为自然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空間，避免了将一切商品化，私有化公共土地，以及交换价值战胜体验价值，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理念之上。封建公有地也是无法忍受的残酷和偏见的滋生地，并不减少其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就必须找到创新的方法来激发人类对市场无法识别和尊重的体验价值的欣赏。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是限制追求利润的行为——换句话说，通过法律规则强制执行一项协议，比如，渔民每天捕捞鱒鱼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例如，在厄瓜多尔，宪法被修改以承认雨林保护的權利，仿佛这是无价的最终目标，而不管其交换价值——这是宪法史上的第一次。

这样的对所有者活动的限制和对利润征税，虽然很好，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让对地球资源的集体责任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当土地、原材料和机器被一个对制定、管理并执行法律的政府有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少数群体所拥有，而这个少数群体又反对这样的法律？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提问者的利益所在。如果向无地工人提问，他们可能会回答：阻止所有者控制行星生产力使用方式的方法，就是终止对土地、原材料和机器的所有权。集体责任只能通过集体所有制实现——在地方层面通过合作社或在国家层面通过政府进行民主管理。

另一方面，如果你问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机器的少数群体，你很可能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他们会说：“让我们同意，需要采取行动来拯救地球。但你真的相信政府是集体利益的纯正表达吗？不！政府服务于那些运行它的政治家和官僚的利益，这些利益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地球的利益。至于你对合作社的浪漫想法，你是否知道任何重要的事情是通过民主方式完成的，大家围坐在一起，不停地讨论，被它的复杂性所困扰？不，这是不可能的。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需要太多个夜晚。”

如果你接着问，“那么，你建议我们如何拯救地球？”他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的。

“求更多的市场！”

为了捍卫他们拥有土地、机器和资源的权利，现状的守护者可能会这么说：“当然，你说得对。市场社会未能妥善管理地球自然资源的原因是，这些资源具有体验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解决方案是赋予它们交换价值。比如，现在正在燃烧的美丽森林，给你带来了悲伤。因为它属于每个人，所以它属于没有人。我们的市场社会之所以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价值，是因为没有人能从中获得交换价值。对于河里的鲑鱼也是如此，直到它们被捕捉，它们才属于某人，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渔民可以随心所欲地捕捞，结果导致鲑鱼消失，渔民看起来很愚蠢。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大气：它不属于任何人，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在利用它，直到它被污染。由于合作控制不可行，而政府控制效率低下、偏见且专制，我建议以下解决方案：将这些珍贵但未定价的自然资源交给能够从中获利的人——比如我，然后它们一定会得到妥善照顾。”

确实，可以认为如果河流以及其中的所有鲑鱼都是私人所有，那么所有者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它们。他们可能会收取入场费或每小时的费用来钓鱼，确保钓鱼活动有限制，从而保护了鲑鱼和钓鱼者的劳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大气和森林。如果这些资源是私人所有的，那么工业界将被迫支付权利费用来排放污染物到空气中，家庭也将被迫支付在森林中野餐的费用，确保了资源的适度使用，同时所有者确保了它们的保护和持续发展。

“这与封建主义有什么不同？”你可能会问。当时，土地连同其上的动物、植物和居住者都属于某个领主。现在我们需要回到封建制度来拯救地球？市场社会的支持者会回答：“绝非如此。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之美在于，无论最初是由谁获得自然资源，一旦这些自然资源可以买卖，它们最终会落入能够以最有效率和最有利可图的方式管理它们的人手中，因为他们有能力支付最高价以拥有这些资源。这与根据某个封建暴君的任意意愿无限期控制它们完全不同。”

实际上，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只由个人或公司拥有。河流、森林和大气可以很容易地被数千个不同的所有者以小块的形式在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市场中购买和出售。那么，如何将森林或地球的大气切分成单独的部分呢？通过发行所谓的资源股份，这些股份在法律上赋予每个股份所有者由这些资源产生的利润的一部分，就像你可以拥有像苹果或福特这样的大型公司的小股份一样。

防止市场社会以交换价值优先于体验价值而导致的环境破坏，似乎需要我们将所有剩余的体验价值都转化为交换价值，这可能看起来自相矛盾，但这种思考方式和提议目前非常流行。

市场解决方案的讽刺

实际上，将自然商品化这一论点并非理论空谈。尽管其应用至今相对温和且谨慎，但这一论点已持续赢得辩论，并影响着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而不是私有化大气，以下是某些政府为应对空气污染所采取的措施。

每家公司都有权向大气中排放一定量的有害气体，并有权将这一权利出售给其他公司。在这个新创建的市场中，制造汽车、产生能源、飞行飞机以及进行其他涉及向大气中排放大量此类气体的活动的公司，可以购买那些不需要这一权利的公司的排放权，例如，来自一个使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公司。根据这一系统的支持者，其优点有两点。

第一，那些污染量低于其配额的公司有动力这样做，因为污染得越少，他们通过出售剩余配额所能赚取的金钱就越多。第二，公司被允许超出其配额污染的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不可靠的政治家设定的。听起来挺聪明的，对吧？

但请注意其中的讽刺：采用这种市场解决方案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政府无法信任，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完全依赖于政府才能运作。谁决定污染的原始配额是多少？谁监控每个农民、渔民、工厂、火车或汽车的排放？如果他们超过配额，谁会对他们罚款？当然是政府。只有国家有能力创建这个人为市场，因为只有国家有权力监管每一个公司。

富人和有权势者，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支持者，推荐完全私有化我们的环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政府；他们只是反对那些削弱他们财产权和威胁到他们现在控制的民主化进程的政府干预。而且，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拥有整个地球，他们也会觉得没问题！

唯一的实际解决方案：真正的民主

我在这本书中会和你们谈论经济，但你已经注意到，没有政治，就无法谈论经济。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说过你可以把金钱从政治中抽离出来，但无法从金钱中抽离政治。任何试图去政治化货币供应的调节和管理都会扼杀经济，并在发生危机时阻止恢复。我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民主化货币决策的过程。在上一章的结尾，你是否记得问过，在面对那些拥有所有机器的小但强大的少数派的激烈反对，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成为我们创造物的奴隶时，能做些什么？答案类似：通过让所有人类成为机器人的部分所有者来民主化技术。

在这章节中，我进一步坚持，一个体面且理性的社会不仅需要民主化资金和科技的管理，还应将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的民主化。为何如此强调民主？借用温斯顿·丘吉尔半开玩笑的话，民主可能是一种糟糕至极的政府形式——它与参与其中的人一样，存在缺陷、易犯错误、效率低下且腐败——但它比其他任何选择都要好。

您的时代将被两个对立提案的重大冲突所定义：“民主化一切！”与“商品化一切！”“商品化一切！”是那些有权势和有影响力的人和机构所支持的提案，他们希望说服您，解决我们世界问题的方法是加速并深化人类劳动、土地、机器和环境的商品化。“民主化一切！”是我在这本书中一直在构建的建议。任您选择。这两个议程的冲突将决定您在我不再存在的未来中的命运。如果您希望在那个未来中有所发言权，您和您的同代人必须对这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好个论点，以说服他人接受您的观点。

我不打算假装在这一场冲突中保持中立，所以我要说：商品化永远不会成功。市场在管理城市中咖啡店的供应方面做得很好，更广泛地说，是将不同口味的买家之间的货品分配得当，正如我们在拉德福德的战俘营中看到的那样。但正如我在本书中尝试展示的，它们在管理金钱、劳动力和机器人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至于环境，市场解决方案结合了市场的最坏方面和国家干预的缺点。

“好的，”你会说，“你拒绝了无处不在的市场解决方案，反而提出了无处不在的民主替代方案。但你的民主如何能拯救地球，让机器人为我们工作，让金钱功能合理顺畅呢？”多么精彩的问题！虽然要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写一本书，但我可以提供提示，或许能帮助你将来自己撰写这本续作。

在市场和民主中，我们都在投票。在选举中，一个政党或提案获得的票数越多，它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就越大。在市场中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当你购买特定的冰淇淋时，你向该冰淇淋的生产商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你认为这种冰淇淋值得花钱购买。这就像你对这种特定类型的冰淇淋投了赞成票。如果没有人购买，公司就会停止生产。如果很多像你这样的孩子用美元和美分为它投票，那么公司就会生产更多。

但这两种投票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民主制度中，每个人都有一票。这是希腊概念等权（isegoria）的前提条件：给予不同观点相等的权重。然而，在市场上，一个人拥有的投票数量由其财富决定。你拥有的美元、英镑、欧元或日元越多，你在消费这些货币的市场中的意见权重就越大。同样，对于公司的股权也是如此：如果你拥有公司51%的股权，你就是该公司的绝对统治者，即使剩下的49%股权由数千人持有。

你可能会说：“既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富人们为什么不想让地球号飞船得到最优解，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考虑一下：作为人类，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是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让极地冰盖融化，这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导致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等低洼沿海地区的数百万人失去家园和农田。现在假设我们已经将大气私有化，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的权利掌握在那些财富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手中，但他们如果减少排放，可能会面临利润减少，甚至失去工作或企业。你认为，当那些房子和农田将被上升的海水淹没的人没有发言权时，他们作为多数股东做出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你明白为什么股东投票无法像民主那样保护地球吗？

我们的民主体制虽有缺陷且腐败，但这并不改变民主是我们避免集体行为像愚蠢病毒一样的唯一机会这一事实。这是我们证明斯密斯特工错误的唯一希望。

终章

- [终章](#)
- [逃生口](#)
- [超乎满意](#)
- [自由与市场](#)
- [意识形态](#)
- [数学与神学](#)
- [阿基米德之跃](#)

终章

在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中，我一直在谈论经济，我最大的恐惧是，你一直在想，爸爸怎么会把我错认为一个关心的人呢？

放下受伤的自尊，我真正的恐惧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忧虑：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去审视社会。我们只是想继续生活，与朋友聊天，享受市场社会提供的乐趣。也许像这样的书，最好的情况只是分散注意力或无关紧要，最坏的情况则是阻碍享受生活。

我可能会反驳说，市场社会在创造真正的快乐方面效率低下，事实上，市场社会是一个缺乏乐趣的地方。但我不会在这里这样做。相反，我请求您再稍作停留，参与一个思想实验。

逃生口

想象我们的朋友科斯塔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设计并建造了一台名为HALPEVAM的壮丽计算机：启发式算法愉悦与体验价值准则化器。HALPEVAM与《黑客帝国》中那些可怕的、厌恶人类的机器截然不同，后者设计了一个虚拟现实以帮助奴役和剥削人类。相比之下，HALPEVAM旨在成为我们忠实的仆人——终极的快乐机器。

HALPEVAM 读取你的脑电波，以100%的准确性判断你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会让你感到烦恼或悲伤。然后，它会为你创造一个虚拟生活，这个生活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是所有可能生活中最好的。当你身处其中时，你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虚拟的。最重要的是，它的首要指令绝不会改变你的欲望或动机以适应其虚拟世界，而是创造一个虚拟现实，与你自己的欲望、敏感性、抱负和原则完美和谐，正如它们本来的样子。

现在假设，科斯塔斯明年五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支看起来很酷的记号笔。他告诉你，你可以用它在任何墙上画一个大正方形或圆圈，然后就像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能从9又3/4站台搭上火车一样，你也能穿过墙走到另一边。那边有什么呢？

另一边是HALPEVAM专门为您创造的虚拟世界，那里有无尽的欢乐等待着您，没有日常生活的琐事、痛苦和忧愁，没有您父亲讲的那些无聊的故事。当您沉浸在准则的体验之乐中时，您的身体将在一个先进的设施中得到照料，由一支从HALPEVAM接收指令的医疗机器人团队负责，确保您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

你敢这么做吗？“当然，”我听到你说。

“不那么快，”科斯塔斯警告说。陷阱是，如果你穿过墙壁，你就无法回来。你将不得不在HALPEVAM的完美梦境世界中度过余生。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你会穿过墙永远走下去吗？

超乎满意

如果你决定不这样做，那么你已经否定了满足个人偏好的观点，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你可能很难精确地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或许，想到要对当前的生活说再见，甚至是对你的父亲说再见，这本身就是难以承受的。纯粹的幸福生活的前景，不足以消除在想到要离开这一切时，心中涌起的那份不安。

但要是科斯塔斯编程 HALPEVAM，让它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将你传送到虚拟的极乐世界，会怎么样？如果拥有 HALPEVAM 的公司为地球上每一个人组织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意识到有什么不同，除了我们的幸福感、满足感、成就感、快乐感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甚至在我们的身体，还有数十亿其他人的身体，被 HALPEVAM 设计和指挥的成千上万的机器人照顾着的时候。

你是否会将这描述为天堂？或者，将其视为与neo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努力逃离的那个地狱几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地方？如果，像我一样，《黑客帝国》这个画面让你感到恶心，那么我们已达成共识：满足偏好极其重要，但它并非一切。

让我们暂停片刻，思考一下 HALPEVAM 所试图为我们创造的世界中真正的问题。换句话说，满足我们的欲望与真正的幸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当然，当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时，我们会感到快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就是货品。但正如1863年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警告我们的那样，“做一个不满意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意的思想家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好。如果傻子或猪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了解自己的那一面。”换句话说，无知可能是快乐——HALPEVAM所提供的快乐是不可能没有它的——但真正的幸福需要的是它的对立面。

寻找幸福并不像寻找黄金。黄金的定义独立于我们是谁，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寻找过程中成为的人。有一种化学测试，可以让我们或电脑确定闪闪发光的是否真的是黄金。但在真实幸福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HALPEVAM 所能做的只是反射我们加入时的偏好。然而，过上成功的生活，一种在其中真实幸福成为可能的生活，是一个成为的过程——希腊人用“繁荣”这个词来描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性格和思想，以及我们的偏好和欲望，不断演变。

查看我十几岁或二十几岁时候的照片，我会想起那时我痴迷的事物，我的喜好和关注点，我感到羞愧。如果生活在一个不断满足这些喜好和关注点的宇宙中，你会想要吗？当然不会。

但我们的性格和欲望的演变归功于什么？冲突是简短的答案。是的，我们的性格归功于我们与世界的对抗以及它拒绝一次性满足我们所有愿望的拒绝，以及我们有能力自我思考所导致的冲突，我想X，但应该我想X吗？我们厌恶限制，但同时理解它们解放了我们，至少通过帮助我们质疑自己的动机。换句话说，没有不满和满足，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与其被满足所奴役，我们需要有不满的自由。

这两场冲突，内部的和外部的，依赖于自由和自主，是推动我们发展的关键。尽管它可能出于好意并勇敢地为我们服务，HALPEVAM 只能将我们困在乌托邦中，陷入我们固化的偏好的专制，以及无法成长、发展或超越自我的自我。

这本书讨论经济时，这一切的意义何在？这就是HALPEVAM被设计来实现市场社会追求的目标：满足你的偏好。从我们周围普遍的不满意度来看，市场社会在这方面极其无能，但关键在于，你生活在一个不仅在实现其设定目标时极其糟糕的经济体系中，更糟糕的是，一个其目标本就不应实现的经济体系。

自由与市场

幸福的关键，一位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曾经写道，不是去寻找它。它就像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你追逐得越多，它就越会逃避你，但如果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它会悄悄地停在你的肩膀上。”因此，如果幸福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即使我们渴望到极致，那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你必须找到答案，但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这里有一些个人的想法。

让我感到愤怒和恐惧的，比几乎所有事情都更甚的，就是成为我所不知晓的力量和人的玩物的想法。我认为大多数人也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和《V复仇者》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们满足了我们自我引导、自主和独立思考的需求。最糟糕的奴役，就是那些被强烈灌输、快乐的傻子，他们崇拜自己的枷锁，迫不及待地感谢他们的主人，享受他们作为仆人的快乐。

我们的市场社会制造出奇妙的机器和不可思议的财富，同时制造出令人震惊的贫困和庞大的债务，但同时，它们也制造出我们维持这些社会所需的需求和行为。购物商场是这方面的完美例子。建筑、室内设计、音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的思维麻木，以最佳速度引导我们穿过过道和商店，压制自发性和创造力，反而制造出一种欲望，让我们走出商店时，背上满载着我们进去时可能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的东西。了解这一点，我无法不厌恶它们。相反，任何时候给我HALPEVAM，甚至给我矩阵！

还有其他灌输手段。其中一种是大众媒体，其目的也是为了制造大众对寡头政治决策的广泛同意，这些决策有悖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地球的利益。另一种则是他们中最有力的意识形态灌输形式：经济学。

意识形态

“那么，这些统治者是如何维持他们的权力，随心所欲地分配剩余，而未受到大多数人的干扰呢？”这是我在这本书的开头，在第1章中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通过培养一种意识形态，使大多数人深信只有他们的统治者才有统治的权利。”

在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现在也是如此。每一个统治都需要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来使其正当化，一种叙述，通过引用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来为自己辩护，同时威胁对质疑它的人施加惩罚。有组织的宗教为这种叙述提供了数百年，发展出复杂的迷信来巩固统治者的权威，为他们专制的权力——以及它所允许的暴力和盗窃——作为神意规定的自然秩序辩护。

市场社会兴起之时，宗教的地位逐渐退居次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诞生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也逐渐揭示了对神的秩序的信仰只是信仰，仅此而已。统治阶层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来使其正当化，他们利用与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相同的数学方法，通过定理和方程证明，市场社会是最终的自然秩序，仿佛是由无形之手创造的，正如他们最著名的创始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新的世俗宗教，当然就是经济学。

自从19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在撰写书籍和报纸文章，以及如今在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上出现，成为了市场社会的传道者。当普通人听到或阅读他们时，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太技术性和乏味，不值得去关注。我应该留给专家。但事实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专家，经济太重要了，不能交给经济学家。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经济决策决定了从日常琐事到深刻问题的一切。将经济交给专家，相当于中世纪的人们将福祉托付给神学家、红衣主教和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因为我拒绝将它交给专家。我越理解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数学，就越意识到，在我们伟大的大学、电视屏幕、银行和财政部门的所谓专家们，根本不知道答案。他们中最聪明的人创造了可以数学上解决的出色模型，但只有在从这些模型中先去除书中描述的劳动、金钱和债务的现实之后，这些模型才与市场社会无关。其余的，经济评论家中的二流人物，不仅不理解伟大经济学家们所崇拜的模型，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自己是否理解这些模型。

我听这些经济专家谈论经济时，他们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古代社会中的智者或预言者。这并非偶然。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研究了非洲部落阿赞德人的社会。在与他们同住期间，他发现阿赞德人非常重视他们的预言者，从他们那里获取预言，就像古希腊人从德尔菲神谕那里获取预言一样。但鉴于这些预言往往完全不准确，他想知道预言者是如何保持对部落的不可动摇的权威的。他对阿赞德人对自身预言者无懈可击的信仰的坚持解释如下：“阿赞德人和我们一样，都认识到预言者预言失败需要解释，但他们深陷神秘观念之中，必须利用这些观念来解释失败。经验与一个神秘观念之间的矛盾，通过参照其他神秘观念来解释。”

今天的经济专家并没有多大不同。每当他们未能准确预测某些经济现象，这种情况几乎是常态，他们就会归咎于那些在一开始就失败的神秘经济理论。偶尔，为了解释早期理论的失败，新的理论会被创造出来。

自然失业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以解释市场社会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以及专家无法解释这一失败。更广泛地说，失业和低经济活动被用作不足竞争的证明，需要通过“去监管”的魔法——即解除银行家和寡头对政府的限制——来对抗。如果去监管不起作用，人们认为更多的私有化可以解决问题。当这失败时，一定是劳动力市场的错，必须从工会的干扰和社会保障福利的阻碍中解放出来。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

今天的专家与阿赞德的祭司有何不同？

数学与神学

许多人会告诉你，你的父亲不懂他在说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正如物理学通过数学模型来描述自然，经济学也通过数学模型揭示经济运作的原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经济学家确实会使用美丽的数学模型和大量的统计工具与数据。但这并不能真正使他们成为科学家，至少在与物理学家的科学方式上有所不同。与物理不同，在物理中，自然会公正地评判所有预测，而经济学则无法接受公正的测试。创建一个实验室，其中经济状况可以得到充分的控制和复制，以使任何科学实验具有有效性，这不仅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在1929年，政府印刷货币分发给穷人而不是选择紧缩政策，世界历史会如何发展，或者如果在2010年，破产的希腊政府拒绝接受历史上最残酷的紧缩政策作为条件，希腊会如何应对。当经济学家坚持他们也是科学家，因为他们使用数学时，他们与占星家抗议他们与天文学家一样科学的行为没有区别，因为他们也使用计算机和复杂的图表。

同行的经济学家们，正如你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当我告诉他们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时，他们会非常生气：我们可以继续假装自己是科学家，就像占星家那样，或者承认我们更像是哲学家，他们永远无法确定生命的意义，无论他们如何明智和理性地辩论。但如果我们要承认我们最多只是世俗的哲学家，我们不太可能继续受到市场社会统治阶级的丰厚回报，我们通过假装自己是科学家来为这个社会的合法性提供支持。

阿基米德之跃

拒绝了科斯塔斯的HALPEVAM提供的逃避后，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商场里提供的三流HALPEVAM模拟？对现状的反抗？还是决定在我们这个高度不完美的世界中开辟自己的小天地？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选择任何道路，我都建议你带上一个想法：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理念，即在足够远的距离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给我一个立足点，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他说。所有的统治体系都是通过编织他们的叙事和迷信，让我们无法看到它们之外的世界。退后一步，找到从外部审视它们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不完美，多么荒谬。确保这一瞥，让你保持与现实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拒绝了HALPEVAM的世界——因为一旦你身处其中，阿基米德的视角就变得不可能。

市场社会也灌输了虚假的信仰给我们，尽管效率和幸福感远不及HALPEVAM。它们因此引导我们采取行动，这些行为以牺牲我们的创造力、人际关系、人性，当然还有我们的地球为代价，来强化市场社会。无论你是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市场社会的需求，还是变得固执到想要将社会调整到你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上，进行阿基米德跳跃——即定期从我们社会的规范和确定性中抽离的思维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出生时，你的名字西妮娅深深吸引了我，因为它的词源来自希腊语中的“xenos”，意为“陌生人”或“外国人”，并翻译为“对陌生人的友善”。这个名字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于我坚信，观察你的国家和社会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个局外人，一个难民的眼睛。尝试在心中旅行到遥远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改变你的世界——那将多么美妙！——但要清楚地看到它的真实面貌。这样做会给你保留自由的机会。而作为一个成长并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自由灵魂，至关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稀有但至关重要的自由：了解经济运作的自由，以及能够回答十万亿美元的问题的能力：“在你的周围和更远的地方，谁对谁做了什么？”

所以，够了！你已经受我折磨足够了。既然我们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为什么有些人拥有如此之多而有些人却如此之少的问题上，你可以说我浪费了你的时间。作为回应，我只提供这句我最喜欢的诗句：

我们将不会停止探索。探索的尽头 回到起点 初次了解这个地方。

原文注释

无

词汇表

Austerity 紧缩政策

bailout 纾困

economic aggression 经济侵略

surplus 剩余

the camp 营地

self-enrichment 自肥

commodity 商品

goods 货品

honor 荣誉

glory 荣耀

stag hunt 猎鹿

Yanis Varoufakis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扬尼斯

Varoufakis 瓦鲁法基斯

The Matrix 《黑客帝国》

赫西俄德 Hesiod

Doctor Victor Frankenstein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

Doctor Frankenstein 弗兰肯斯坦博士

Xenia 西妮娅

Talking to My Daughter about the Economy: A Brief History of Capitalism 《与我女儿谈经济：资本主义简史》

Talking to My Daughter About the Economy: or, How Capitalism Works—and How It Fails 《与我女儿谈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及其失败》

Talking to My Daughter About the Economy 《与我女儿谈经济》

Why So Much Inequality?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The Birth of the Market Society 市场社会的诞生

The Marriage of Debt and Profit 债务与利润的联结

The Black Magic of Banking 银行业的黑魔法

Two Oedipal Markets 两个俄狄浦斯市场

Haunted Machines 闹鬼的机器

The Dangerous Fantasy of Apolitical Money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dangerous fantasy of apolitical money 非政治性资金的危险幻想

不平等为何如此普遍

Stupid Viruses? 愚蠢的病毒？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置身风暴之眼

Two Big Leaps 两次飞跃